

春秋

廿七冊

特別
12
16
48



12
16
48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有九年 卒 晉平四 齊靈公二十

蔡景三十八 鄭簡十二 魯武公二十 晉景二十

衰十五 杞孝十三 宋平二十二 楚康六 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三 柯公作柯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曰大母侵小杜氏曰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
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孫氏曰諸侯不序前且後也



附錄

左傳魯功焉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鍾而銘之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器入其功以烈為銘且夫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昭之昭大計令附錄昭所何明伐功德則諸魯功焉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鍾而銘之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器入其功以烈為銘且夫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兩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君而伐也穀梁傳還者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君而伐也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杜氏曰詳錄所至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

還下有其

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此而或曰君不尸小事

士句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

臣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禪帷而歸命乎介

地為禪於禪張帷反命于介則非矣

命有所不受命而後有善則安用將矣

境如是焉可也

境惟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

境外之意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

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善之也

氏曰春秋之時侵以四出或背疆帥師或冒喪而

善矣注氏曰公追賜之大夫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注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

我矣晉大夫從君於昏也高厚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

高厚而殺之義於齊也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

進士句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

出進退之義可見矣

書至穀乃所以明也

待君命者宜禪帷而歸命乎介

附錄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夫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夫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夫

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汪氏曰微崔杼之力
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
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嘉

左傳鄭子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其純門之師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
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
曰鄭殺其大夫專也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亦
圭親也子也圭媽之然卒簡之元年士子亦
相實相也子也圭媽之然卒簡之元年士子亦
孔實相也子也圭媽之然卒簡之元年士子亦
立出奔楚子革為古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所政
按在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
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冬葬齊靈公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
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
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
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夫其官此春秋原情
定罪之意汪氏曰子展子西不能室怨乃率國人
公二十二年殺之而分其室則鄭無政矣汪氏曰莊
亦書其事不請於天子稱國以殺之大夫者國君大
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名誅之是背叛之臣有
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名誅之是背叛之臣有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

高氏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固前雖有
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告緝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
殖綽工倭会夜絕納師臨衛于軍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王氏曰魯備齊而齊之強矣注氏曰郭乃西郭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注氏曰郭乃西郭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注氏曰郭乃西郭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高氏曰魯統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蜀杜氏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而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備乃城武城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注氏曰子游為武城宰即此武

城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挺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何畏於強而外則激惠於霸國之援魯無一毫自民於何畏於強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

左傳子曰是謂墜其本必不有其宗成

- 戊申 靈王二十年 晉平 五 齊莊 公光 元年
- 三十九年 鄭簡 十三 曹武 二 陳哀 十 六 杞孝 景
- 十四年 宋平 二十二 秦景 二十四 楚康 七 吳
- 諸樊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左傳及晉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曰向邑晉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

速公作邀後同

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氏曰向本營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其昉於速與錫與夫子稱禪縣子之不樂則始可能也其昉於速與錫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

于澶淵澶市然反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莊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一服名繁汗衛地近成田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盟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句聞喪而盟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誣也哉汪氏曰齊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厚風沙衛之餘黨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厚風沙衛之餘黨

豈無其人邦之抗陸固不取構怨於諸侯夫是以特以牙實庶孽莊公既勝先君之盟而心焉得嗣世也特掩父之惡故春秋於澶淵之盟無譏焉耳孔氏曰於是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言者往年齊與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服於平城之役諸侯故言者往年齊與盟云者不言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知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知子又取其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無能字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
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
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去其官高氏曰燮蓋常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
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
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
者蔡侯以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為罪也
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家氏曰履
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出奔
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楚於踐土之盟
棄且從先君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去其官高氏曰燮蓋常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
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
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
者蔡侯以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為罪也
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家氏曰履
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叔老如齊

公通辰弟夷國之以太之侯暴罪子燮棄楚愬黃
子燮不害合又左氏以罪弟此例於陳黃秦鉞衛
通例不害合又左氏以罪弟此例於陳黃秦鉞衛
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於陳黃秦鉞衛
弟者稱弟亦不亡家氏曰黃君之弟而奔楚自理
夷書奔楚亦不亡家氏曰黃君之弟而奔楚自理
國何待外介大國不能容一弟之而奔楚自理
之以權外介大國不能容一弟之而奔楚自理
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諧之而奔楚自理
侯之尊弟兄而去其親五年於國曰慶氏無道求
暴也其君而黃將出奔五年於國曰慶氏無道求
罪也其君而黃將出奔五年於國曰慶氏無道求
子燮言不與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
棄且從先君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王氏曰齊晏陵魯及澶淵而始手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也杜氏曰魯自蕭魚以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向戌來聘而亦未交兵是以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隣國以尋舊好耳廬陵李氏曰魯之報齊却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廬陵李氏附錄而無及也名藏之若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植出其君入則掩之若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植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巳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巴巴 靈王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年 齊莊二年 衛

景十四年 鄭簡十四年 曹武三年 陳哀十七年 杞孝 十 五 宋 平 二 十 四 秦 景 二 十 五 楚 康 八 吳 九 諸 樊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注氏曰僖公取西田則使公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如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子孫也哉造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二

左傳却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盜季孫臧曰武仲之
封而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盜季孫臧曰武仲之
何正卿而仲曰盜使統去而大禮焉何盜以止吾盜
若大盜來子以姬氏妻之與其大邑其從者皆賜焉
其小盜來子以姬氏妻之與其大邑其從者皆賜焉
也聞之在衣裳帶是賞盜也壹賞而去之其難馬
不明徵也而後為之是以人夫刑罰焉而為之民
之為而民或為之是以人夫刑罰焉而為之民
茲將謂由已壹也而後允可茲在乎茲惟帝念
功也謂由已壹也而後允可茲在乎茲惟帝念
何也謂由已壹也而後允可茲在乎茲惟帝念
傳也謂由已壹也而後允可茲在乎茲惟帝念
間也謂由已壹也而後允可茲在乎茲惟帝念
也後漢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
成漆即庶其邑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
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
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知庶其以地叛其
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
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汪氏曰
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漆
下文云書地書名蓋以庶其年夷黑肱皆名耳漆
一邑間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
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
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莊氏曰魯地言奔則邑出為叛何氏曰
陸氏曰明故省文范氏曰地來即叛也

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而天下之治在國也詩之治首周召書之治堯舜皆此治
 國矣春秋有述堯舜也詩之治首周召書之治堯舜皆此治
 生矣春秋有述堯舜也詩之治首周召書之治堯舜皆此治
 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範不閑所遇既取宜乎高門之治
 盈之志故特奔其母遂焉范楚強大逐今言曰可奔亡以復
 亂之日可挾以復歸也注氏曰楚強大逐今言曰可奔亡以復
 他甚而自盈又自復歸也注氏曰楚強大逐今言曰可奔亡以復
 已惡而自盈又自復歸也注氏曰楚強大逐今言曰可奔亡以復
 乎廬陵李氏曰樂然夫豈能保其父之勞則樂於氏之難
 為商任沙隨氏曰樂然夫豈能保其父之勞則樂於氏之難
 齊遂伐晉其隨之會以盈錮之此年秋楚毫明齊助之楚適齊沃
 皆以故凡國君見逐及殺夫盈錮之此年秋楚毫明齊助之楚適齊沃
 得見自奔為文者明其自見逐及殺夫盈錮之此年秋楚毫明齊助之楚適齊沃
 故書字貴之善為文者明其自見逐及殺夫盈錮之此年秋楚毫明齊助之楚適齊沃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交而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交而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
 亦再而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交而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
 月晦是也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交而食者變重矣又曰日月食蓋自起於八年
 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一已難矣而後世曆家推步之術
 無考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為能考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注氏曰曹武公即位三年
 年而於宗國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
 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

左傳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禮政衛侯不敬叔向曰守也君者必不齊政失會朝禮不立是也亂也宣王也謂范宣子曰盍綽也刑罰皆士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刑罰皆士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反州綽曰子勇彼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馬州綽曰子勇彼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殖綽曰子勇彼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綽曰子勇彼樂也氏宣子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對曰臣欲與焉州陰之也先之二子緡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中識其欲與焉州陰之也先之二子緡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處私矣襄陵許氏曰樂於公出禽非其臣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門相矣襄陵許氏曰樂於公出禽非其臣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以私矣襄陵許氏曰樂於公出禽非其臣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卒與范鞅怨積必欲國使而樂於公出禽非其臣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信不國與范鞅怨積必欲國使而樂於公出禽非其臣曰左莊公為勇公余朝何獲也誣也

附錄

公羊傳十有一月月庚子何氏曰時也
 一巳酉巳廬陵李氏曰十一月月庚子何氏曰時也
 為巳酉巳廬陵李氏曰十一月月庚子何氏曰時也
 十巳酉巳廬陵李氏曰十一月月庚子何氏曰時也
 經典不合者非一故與此傳異耳
 疏馬遷之言與

戊庚

二十有二年
 晉平七年
 齊莊三
 衛

景十四

鄭簡十五
 曹武四
 陳哀十
 八
 蔡

吳十

平二
 秦景二
 十
 六
 楚康九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著

附錄

左傳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而巳兩行其邑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其邑

而傲使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夏四月

附錄

左傳曰在晉先人微朝于鄭七年寡君少正公孫僑朝于楚不禮於寡君夫懼子駒從寡君也我禮於楚不禮於寡君也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

委諸執事執命而剪為仇讎蔽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附錄

有張敬吾祭肱天文所以附錄之氏曰子叔齊子高氏曰此叔孫聲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自禮記祭法諸侯

社大夫以下成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

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注氏曰自欒賓以靖侯

佐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

書是為武子事成景厲悼有功盈即書之孫也又

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宋子曰

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家氏曰入春秋以楚

逐申公巫臣子及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高氏曰

乘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強而晉

失霸者之義不行者盈之諸侯皆此盟而也諸侯皆

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皆得此盟而明也諸侯皆

伐晉也注氏曰齊侯皆得此盟而明也諸侯皆

特以聘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然

有犯上之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未

用范句之謀屢會諸侯以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未

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

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汪氏曰諸侯為會以銅樂氏齊侯與會而保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王有馬士教... 盈將以納之故商任沙隨兩書公至以危之保

後王劉氏曰楚子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其國以殺... 其官劉氏曰楚子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其國以殺

附錄左傳十於則中而巳夷怨毒之所鐘而發於一靈王

辛亥二十有二年... 其妻行不奪之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景十四年... 卒宋平二十六... 秦武五... 陳哀十七... 楚康

十(一)諸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禮為鄰國弔杜氏曰悼夫人杞孝公姊妹高氏曰杞
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
國侍以與而魯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無大夫此何
以書以近書也杜氏曰邾我其之黨同邾邑叛邾
高氏曰邾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邾受邾人邑今邾
魯受庶其人也故是年冬威先出奔邾亦受之邾氏曰

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劉氏曰公羊云以近書
此文過飾非之詞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人城
板隊而殺之慶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命納于常殺梁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
也累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
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
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

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蓄想之於大國而不能辨
 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入之道也故二
 慶之死稱國以殺陳氏曰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
 慶者高氏曰書及著罪在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
 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陳侯曰導
 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楚
 人討而殺之納黃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夷春秋以專制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慶而往也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與黃和之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蔡侯之書解之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二慶之書解之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皆專
 楚故不以書討賊之詞言人之逼其殺之二慶以
 其罪說侯慶如慶

著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善不歸易矣詭誣不釋則忠良不
 顯奸宄不誅則黃善不歸易矣詭誣不釋則忠良不
 侯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
 復藉夷狄之力以歸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
 黃之進退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之妻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可也盈之所廢誰能興之欒盈之妻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集也盈之所廢誰能興之欒盈之妻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咎馬許諾伏之然因子興而子必無悔矣吾愛之死也
 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也拜之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

圍覆免死氏戎之斐斐僕子氏宮射乎既也曰魏范樂莊
之或之之從所豹豹請鞅帥范使而有且樂氏及和韓於
公以死鞅徒之在諭請宣也曰驂以逆子強權氏至七親趙下
羊戰將用臺後面君曰於公持鞅舒縵也夫民子子夫與少行私
傳鈞訟劔臺後面君曰於公持鞅舒縵也夫民子子夫與少行私
曲之女以帥乘待焚苟冊焚書冊乘督書者我如殺力執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者肘天卒氏之冊焚書冊乘督書者我如殺力執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何而樂乘乘督書者我如殺力執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晉死射氏公戎者我如殺力執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之樂之退門宣入如殺力執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邑傷中車子豹日督臣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也傷中車子豹日督臣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其樂又從謂自乃戎日督臣其劍在逆以無樂外君侍行之趙
言盈注之鞅後出宣督賂援所氏公矣奉公得位固范鄭樂原
入奔則遇曰擊豹子戎之帶矣矣奉公得位固范鄭樂原
于曲乘樂天而而喜國以命使趨公有其宮宣變氏而之
晉沃槐樂及殺閉曰入曲驅鞅進以姻唯利必子於而之
干入而樂座范督殺之初出吾樂固王氏矣害告唯與

沃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曲沃晉人納由乎曲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
書晉樂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齊
氏晉樂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齊
晉耳宋晉世盈者一以明若臣之宗國非晉臣矣春秋齊
歸之法復入魚石義與此同復入者甚復為其既絕而復
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也則曰曲沃言沃樂氏也然
分國衆以曲沃者所食之地也則曰曲沃言沃樂氏也然
故詩人作封沃君直亂而昭公矣高氏曰曲沃言沃樂氏也然
者晉之疆也曲沃者所食之地也則曰曲沃言沃樂氏也然
君命而之壇甲納饒強之水必叛乃之曲沃也然
于曲沃而之壇甲納饒強之水必叛乃之曲沃也然
沃知有沃而盈不有知有心晉又君見也當是時權寵之臣各
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

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
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宋子曰春秋權臣得
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
之謀晉亦始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
也哉陸氏曰不稱所言自潛至也蘇氏曰樂盈非以
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盈耳
入曲沃也曲沃晉之邑也
于沃故言復則必致亂也宋氏曰曲沃晉之邑也
仁之入故言復則必致亂也宋氏曰曲沃晉之邑也
無所容其力能容則必致亂也宋氏曰曲沃晉之邑也
况樂盈非其身窮則必致亂也宋氏曰曲沃晉之邑也
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會聚而禁錮之哉宋氏曰曲沃晉之邑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而走入于晉實有以激之耳
齊始伐盟主齊侯伐衛先驅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驅成秩御廣伯申登御盧蒲葵為右開御戎晏父
戎師狼遠御夏之右肱商邢車御朝為右跳為右
恃將子遊御晏平仲御寇崔如勇君力以庸拒之越
國之將也晉御晏平仲御寇崔如勇君力以庸拒之越
聞之福也晉御晏平仲御寇崔如勇君力以庸拒之越
弗聽陳文子見大國而有仲御曰君必力君力以庸
君聽姑弗聽也文子見大國而有仲御曰君必力君力以庸
有子過之止也文子見大國而有仲御曰君必力君力以庸
齊侯又過之止也文子見大國而有仲御曰君必力君力以庸
於陽之庭晉不取朝歌水為二君以義孟自將死
任東沙隨之盟因追晉有樂氏之亂而助之齊以報十
任東沙隨之盟因追晉有樂氏之亂而助之齊以報十

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
 或如東門孫僑如欲齊國常蕩覆之孫曰
 或如孫僑如欲齊國常蕩覆之孫曰
 罪皆不叔及此益如叔齊孫孟干國紀開孫
 盟之曰國有無人焉誰曰孫孟干國紀開孫
 聞之曰國有無人焉誰曰孫孟干國紀開孫
 孫曰媚之也季宿氏納盜長立少道乎君者其
 氏曰媚之也季宿氏納盜長立少道乎君者其
 家以媚道自宿氏納盜長立少道乎君者其
 乃廢復亂人自宿氏納盜長立少道乎君者其
 宿之復亂人自宿氏納盜長立少道乎君者其
 防使請立後而度亦甚矣注蔽罪異紇於盜言者宿自固
 是迹未彰也夫既者避武邑以請後不避防則請後而何非
 防則請後而何非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不言大夫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奔宋書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不言大夫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也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復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從討賊辭曰常事殺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以為謂之非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以鋼之非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走固宮而巳盈則非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克之宮而巳盈則非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良宵自書殺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北門大書殺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無政大書殺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良宵大書殺欒盈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此說非同夫強也廬陵李氏曰稱也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曰齊侯還自晉不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以事君莒命亦君所惡也
 昏而受命曰請有盟華周對曰以事君莒命亦君所惡也

而伐之獲杞梁之妻於郊
 使弟之蔽廬在焉不備
 曰輕行掩孫氏不備以強
 有也高氏曰孫氏不備以強
 者皆也高氏曰孫氏不備以強
 盜賊之聲言彼罪以十
 兵皆也高氏曰孫氏不備以強
 所輕行襲卒也注秋獨此以
 衆以貴乎襲卒也注秋獨此以
 深惡也一書伐曹入其郭一書
 附錄左傳齊侯將為滅統田
 伏夜動不言伐晉對曰多則
 後作焉寧將宄於寢廟畏人
 之難也而有武事之非鼠何
 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知書
 子壬十三年二月二十有四年
 靈王二年二月二十有四年
 晉平公九年九月齊莊公五年

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
 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
 楚康十一(吳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
 諸樊十二(吳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
 死而為陶唐氏謂也穆叔
 以唐杜陶唐氏謂也穆叔
 豹所聞此晉主夏盟為御
 仲既沒其言立謂世非謂
 次有立其功守宗有立世
 保姓受氏不氏功守宗有立
 大者受氏不氏功守宗有立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
 子為晉國鄭伯如晉子為
 之僑聞君長國諸侯者非
 之僑聞君長國諸侯者非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之
則晉國貳侯諸侯賄則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之
何沒也基無壞亦夫基乎有德則樂也德則國家之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無壞亦夫基乎有德則樂也
無貳爾心以遠至邇安也夫寧思以明德也夫樂也
謂之浚是以遠至邇安也夫寧思以明德也夫樂也
乃輕幣是行也乎象有母齒以焚其子則實生我而
鄭伯稽首宣子辭伯朝相晉為以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是相晉為以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
叔孫約救之次干雍榆無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
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獨代
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
八年以楚莊興是後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盧
陵李氏曰頻二月食者惟襄二十一月九年九月十
年七月八月二月食者惟襄二十一月九年九月十
注疏莫不皆爾却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世或
傳寫失其本真先儒
因循莫敢改易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
如齊聘且請期齊社不戰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子
將有寇吾聞之從遠啓疆如楚辭且秋齊侯聞將子
師使陳無字從遠啓疆如楚辭且秋齊侯聞將子
之遂伐莒侵介根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

○公至自會
 魚得伐書曰楚貳盟二師召還入而收不皆在無
 之失齊以晉子吾而子祁舒使而鼓禽告乘在握有
 後矣楚救乃齊處三何伐命讓入啓今曰囚馳而乘坐
 兵克能予伐之若伐欲舒鳩帥怯孫待皆及于上一
 至和四楚楚上猶無伐鳩人師也同而取楚師既也
 鄭不國人以雖叛罪之遠教楚無曰弟超乘而從後
 而衆君救江主無姑子逆楚無曰弟超乘而從後
 功豈以也則兵辭歸曰二子師吳孫胡抽弓入乘之
 則不伐晉合書以乃以彼告荒浦楚也謀射既下轉
 以信鄭此十書以還待告無之使舟師子自曩者
 悼然廬可二救惡蜀其卒且請受壽沒棘者志轉
 公廬以國此書國也注曰而請受盟與故澤志轉
 之餘李氏夷曰夏之能蕭

富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致棘澤之役以許氏曰夷
 錄救之師不足能正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許氏曰夷
 矣不師足能正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許氏曰夷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
 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傷乎王曰宜咎其人亦知
 陳大夫鍼子北之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出會者侯者高氏曰襄公即位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王嘗而齊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王自城之於
 孫豹始如齊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王自城之於
 孫豹始如齊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王自城之於
 自是如不聘王矣王氏曰襄之餘年乃始有九是年春先聘

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聘王慢王止此也城刺魯不與城之故

不書廬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也城刺魯不與城之故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等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趙抃守越川饑民完城四千丈緩刑舍禁弛力薄

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

物而不備周禮歲凶年穀不登禮記曲禮君膳不

此其至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

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也前漢書五行志旱

相傷謂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

之使賑也其業給故書之以為戒大饑國無凶荒之

之使賑也其業給故書之以為戒大饑國無凶荒之

之使賑也其業給故書之以為戒大饑國無凶荒之

之使賑也其業給故書之以為戒大饑國無凶荒之

為崔子間公夏五月稱莒為疾且視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姜氏止衆於宮陪臣弗許皆曰君之命不許
從賈弗舉許衆於宮陪臣弗許皆曰君之命不許
請盟弗舉許衆於宮陪臣弗許皆曰君之命不許
能聽命近於股反隊遂死於祝父之室
封具射而父之於伊氏皆死於祝父之室
不說弁而父之於伊氏皆死於祝父之室
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死於祝父之室
乎曰獨君于陰晏子死於祝父之室
吾亡也君曰歸乎曰君死於祝父之室
是主之臣也歸乎曰君死於祝父之室
則死誰敢為社稷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私亡誰敢為社稷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得亡誰敢為社稷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而亡誰敢為社稷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盧其女奔謂庸何歸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納其女奔謂庸何歸且亡則君死於祝父之室
曰左嬰所盟不唯忠於君利社稷不與者如晏子仰帝乃

軟辛巳公與大夫莒子盟於太史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史氏開其妻而載之執簡以行二史聞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南史氏開其妻而載之執簡以行二史聞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嬰之曰君昏不能匡危將舍嬰而死乘而鮮虞推其
下其誰納之昏不能匡危將舍嬰而死乘而鮮虞推其
曰一與一誰能及我遂舍枕慶之而寢食可當也遂來
行出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而寢食可當也遂來
奔崔氏則莊公于比郭亥葬諸公失言淫于崔氏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
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
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
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
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建而復旆杜氏曰建立旌旗聲於齊人問莊公之
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
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
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
貶云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
逆之矣大者晉再合諸侯將以伐齊齊人弑之
侯哉宜乎大夫日織自是以卒不可制也故齊書
抒之既弑以著其惡高氏曰晉會諸侯以討齊夫
莊公既弑以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齊夫
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矣附錄左傳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舍如字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陸渚者井埋木刑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其太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陳侯
遂入之陳侯遇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載
余曰將巡城不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桓子載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其門陳侯亦免桓子
朝以宗器陳侯免與子產親御其門陳侯亦免桓子
俘而祝社而見再拜稽首承節而進而司致地乃
高氏曰去秋儀鄭慮楚之復與陳察許三國同伐鄭
奪其心觀左氏儀鄭慮楚之復與陳察許三國同伐鄭
有禮者也故春秋所載入蔡廬陵李氏曰若子展子
入陳與子國子耳之稱人據左氏而二子之心不
舍之得稱名而子國子耳之稱人據左氏而二子之心
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減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齊成故也程子曰諸侯同盟病楚也莊氏曰重丘
盟齊亦與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

重直龍反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轉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
 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
 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此類是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名實相亂乎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所得立者故衛侯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不當立者故衛侯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有三而後弑其弑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予奪矣春秋不弑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氏曰公羊云秋不弑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也剽雖得國非衛侯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廬陵李氏曰衛侯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以弑者非也曰此入于夷儀之會夷儀之衛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遠子馬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居其間七子息桓曰子捷子及子孟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其私卒亦視
 擊之乃可以免不熱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進其私卒亦視
 其軍簡師會之吳人不能制遂圍舒鳩舒鳩復遂入月楚諸
 滅舒鳩之家氏曰楚不能制遂圍舒鳩舒鳩復遂入月楚諸
 人滅國之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其楚
 國晉書大夫者吳也注孫氏鄭書游速滅楚強也自是滅
 滅不書大夫者吳也注孫氏鄭書游速滅楚強也自是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
以名卒之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必射而請見
罪禮也吳卒子謂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射
巢之反舍而卒古謂罪非吳子事之自輕備人
巢南國也杜氏曰巢城汪氏曰楚問小國廬也江六縣東有

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將伐楚引師至

之自輕而見殺也范氏曰非責也下同陳氏曰喪

則不馳曲禮注注國中人多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

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

飾城而請罪也范氏曰關致師之意注氏曰春秋問所

附錄左傳楚子以城舒為掩○賞子程木辭曰先大夫

鷹明問為政也對曰吾產見喜以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吾產見夕而政如農功吾見其思之有思其始而政於

終朝而政如農功吾見其思之有思其始而政於

子聞之曰公自夷儀無越思如農之有思其始而政於

行思謂之曰公自夷儀無越思如農之有思其始而政於

困其書曰夙夜匪懈以復事也書曰慎始而終君不

君而弗定乎必免者舉棋不定今寧勝子而君不終如

可哀也哉○起如秦儀盟秦伯車如晉却其五成而

甲寅 靈王二十有六年 晉平 十一年 齊景公 十五年 元年 衛獻 三年

又未有說悅焉何氏曰凡篡立皆緣親也又未有說悅焉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
 未喜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行則殖也出之
 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范氏曰君
 則子宜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
 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劉氏曰弑君之罪
 君之罪也則何為之喜加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則
 剽也然則何為之喜加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則
 全國之計使篡弑因已而後雖悔之難不圖偷得自
 氏曰經於夫為臣臣之逐匪解以事一人不可為
 書喜弑剽夫既從父臣之逐匪解以事一人不可為
 二書喜弑剽夫既從父臣之逐匪解以事一人不可為
 餘年矣其地屢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乎君臣之分
 如天冠地屨不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乎君臣之分

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謀躬也示天下後世使知
 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襄陵許氏曰君臣之
 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
 此聖人所以定霍光以太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天下之經也霍光以太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前漢書霍光傳昌邑王既
 諫不變光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孫病
 已即皇太后位嚴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
 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蕭馬
 敬憚况私意邪范粲拒莽之徒殺身不顧通鑑魏
 公紀正元元年司馬左廢帝為鄧陵公大宰中即
 范粲素服拜送哀動于所履之車晉桓彝傳咸和
 乘車凡三拜送哀動于所履之車晉桓彝傳咸和
 二年彝為宣威內史蘇峻反彝據和以紿流涕進屯
 縣其長史裨惠勸史蘇峻反彝據和以紿流涕進屯
 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韓
 晃進軍攻彝固守經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
 年城陷執彝殺之

之旨矣家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曰無使為我負深思光不能及此蓋當時明委曲安全曰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南宋徐羨之罪曰劉氏曰殺梁云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君之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也非也論其行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衎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門者饋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饋

之而巳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掩恤在外二子皆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獨不在寡人古不佞不能負羈縻總以從外之言臣之罪也知罪矣臣有居者臣不能忘其死乃行從外之言出公使臣之罪也知罪矣臣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外之言出公使臣之罪也知罪矣臣此諉君以弒也其言則曷為不言剽也曷為不言剽也立於是以惡衛侯也穀則曷為不言剽也曷為不言剽也梁傳曰歸見知弒也穀則曷為不言剽也曷為不言剽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

據士背君之罪也趙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廬陵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佗人十一衛石碭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臣之祿君

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氏曰射也臣之祿君高氏曰獻公故林父懼而林父實逐之背國猶未居位林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林父實逐之背國猶未居位林此諸大夫有不利於父始是時林父以未叛若於晉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未叛若於晉之

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林父實逐之背國猶未居位林此諸大夫有不利於父始是時林父以未叛若於晉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未叛若於晉之

人成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陳氏曰宋
 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
 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春秋之季家有不
 李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春秋之季家有不
 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凡叛者有不
 書必御佐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皆不
 書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
 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
 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也恤憂也困
 於心衡橫於慮又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
 國失信魚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
 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
 棄之重歎其強於為善之意也張氏曰春秋名符
 公子瑕名之同意然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武
 成公衍為甚矣孫氏曰先言辛卯衛侯喜殺其君

也後言甲午衛侯復歸于衛今見術特而歸
 復歸則此待而歸也難矣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書名著
 其不則以有國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書名著
 李氏曰復歸之與夷儀與突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
 而與復歸之與夷儀與突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
 喜與復歸之與夷儀與突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
 而與復歸之與夷儀與突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
 矣然魯鄭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歸之與歸同
 復國亦不鄰國不鄰國不鄰國不鄰國不鄰國不鄰國不鄰國
 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同操則以君辨其國已復矣然
 忽不書殺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同操則以君辨其國已復矣然
 知術之已定也書復歸何伯弑突入于術之已定也書復歸何
 復國也此鄭說雖亦未甚歸何伯弑突入于術之已定也書復歸何
 得國也此鄭說雖亦未甚歸何伯弑突入于術之已定也書復歸何
 附錄左傳此說雖亦未甚歸何伯弑突入于術之已定也書復歸何
 擊文子植綽伐茅氏侵戚東鄙孫氏備一而後說晉晉成茅氏
 綽復愬于晉○鄭伯如遂入陳之功敗之孫圍甲寅朔享

命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兩
禮也臣之先六邑在四且子展之公孫揮曰子產及其將
請辭邑公之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及其將
不知政矣讓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不知自反乃
黨叛臣謀也衛人伐戚殺晉侯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
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
強臣階橫倒行逆
施卒以此失諸侯
附錄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零
師戰敗穿封鄭五月秦人侵吳及零
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公曰乃夫子為封為州犂曰正於伯
君貴介也其弟何下其手曰此子為封為州犂曰正於伯
縣尹也誰獲也囚曰頡遇王子為弱焉戍怒抽戈逐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不書後鄭氏先宋不與孫氏於武
不書會公也向戌不書後鄭氏先宋不與孫氏於武
衛侯晉人執而囚之喜北宮遺使先宋不與孫氏於武
如晉會之晉人執而囚之喜北宮遺使先宋不與孫氏於武
賦故蕭子展相兼享之晉弱氏秋七月齊侯以先歸也
寡君敢拜子齊相兼享之晉弱氏秋七月齊侯以先歸也
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君向宗命晉國景侯相齊侯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德
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向危而治其煩所以德
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向危而治其煩所以德
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賦曰

鄭地近戚胡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先儒所傳曰澶淵
 衛地近戚胡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先儒所傳曰澶淵
 武伯為衛侯孫氏如晉即鄭良霄不與所傳曰澶淵
 而鄭伯為衛侯孫氏如晉即鄭良霄不與所傳曰澶淵
 矣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叛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夫以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受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父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羽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之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會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晉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自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夫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此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千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夫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霸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夫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仍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雖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能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自其君也曰晉平公無他主此會率知鄭獨不與所傳曰澶淵

然良霄何以不與經合乎又云衛侯會之不與經合乎又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初宋芮司徒長女赤而毛棄諸堤下與共姬食之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納之諸御嬖生佐惡而太姬食之
 見棄也而合視之棄長而納之諸御嬖生佐惡而太姬食之
 美而無寵秋楚聘而惡之晉過寺人惠子知伊戾請命小野
 師使往伊戾請命小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命小野享之
 事君也伊戾請命小野享之
 貳君也伊戾請命小野享之
 坎心乎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客用牲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信有焉公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太子曰唯問公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死矣左師唯問公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子公曰唯問公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者問之徐師唯問公如書徵之其外莫共其內不惡女乎知伊戾請命小野
 弗知圍對入歸以告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
 弗知圍對入歸以告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夫人也

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善舉而亡楚人相善也... 伍參與蔡... 伍子朝友... 伍申...

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伍參與蔡... 伍子朝友... 伍申... 伍申...

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王子年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諸王以此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日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將禦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於一將禦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於勇奮於禍以足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若何從之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于

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日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日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侯使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年

巳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 齊景二 衛

平三十 鄭簡二十 曹武九 陳康十四 吳餘祭二 宋

春

附錄

左傳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使諸侯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 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蠻貊莫辨而諸國僂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
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
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知
天下之盟大計哉陳氏曰此收晉楚同主諸侯盟也
楚會盟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晉相成也
變而國之好非也於是始則分南也北諸侯也
從也交相見也於是始則分南也北諸侯也
定也於春梁而無君臣之分是也
盟皆宋為晉者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也
而皆宋為晉者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也
之端兆於楚矣故遂有孟西門之爭也
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爭也
於此故驪交相見也於是始則分南也北諸侯也
使晉楚之驪交相見也於是始則分南也北諸侯也
之子由是知楚之爭雄於中侯而皆宋為也
禮於楚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曰臣弗克皆死公曰臣也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復受命而命其乃行殺梁之股而哭之朝石欲以會宋之
盟且曰受命而命其乃行殺梁之股而哭之朝石欲以會宋之
免且曰受命而命其乃行殺梁之股而哭之朝石欲以會宋之
喜且曰受命而命其乃行殺梁之股而哭之朝石欲以會宋之
公事矣甯喜出君之辭言之以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
獄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
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
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
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乃攻甯氏殺喜戶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
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

言奔晉織絢耶郭終身不

衛侯之入使轉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轉病失言
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
衛侯也固許之曰轉始以專衛國之政今其命以與甯喜約
在衛獻為食言轉自以失信於死而逃其兄而殺之
之夫轉衛獻之母弟也獻非轉不得返國今南英
于位而書衛侯之弟雖不與君臣從事矣春秋
友甚矣春秋范氏曰喜得入已與君臣從事矣春秋
合乎春秋范氏曰喜得入已與君臣從事矣春秋
撥亂重盟約今懼禍將及君而殺忠臣已而作不侯終
惡而難親也轉懼禍將及君而殺忠臣已而作不侯終
以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轉至於去國逃死

者無人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轉以全身不罹
惡名為智以忠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義以不罹
重已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乘甲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以不為信棄其利而服諸侯也固請於
楚是以未服楚若無信棄其利而服諸侯也固請於
甲子木辛曰退告人無信棄其利而服諸侯也固請於
有信大志將退乎人無信棄其利而服諸侯也固請於
以定之信亡何匹夫及三趙言死矣出信三年志
向曰何害也匹夫及三趙言死矣出信三年志
諸侯之卿以召人而信不捷猶楚可乘甲信以年志
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信不捷猶楚可乘甲信以年志
我且吾因宋以守人而信不捷猶楚可乘甲信以年志
可也子何懼焉又病則夫能致死與不病也安非楚
以害我吾庸多矣非人所患也曰季武子以與諸侯
命曰視和勝人之既私也齊人所患也曰季武子以與
孫曰和勝人之既私也齊人所患也曰季武子以與

在大徒始以可氏大子以能生其國死民亡夫能為是矣
而夫在諸恤攻欲討求興去必國晉之不者子久戮言公
曰大是候我乎攻而夫亂兵滅家楚邑淫也之乎矣也孫
諸夫矣也我君司又之人兵所以事以與使上矣而辭
候不穀曷其子成求不以之廢設亡大兵之之不忘子亡志
之臣梁為收之彼師無厭乎與矣天所生以畏十不印其向誣乎孟
大也傳始之彼師無厭乎與矣天所生以畏十不印其向誣乎孟
夫晉梁侯戍之我之將甚誣亡以五存而後示可其皆然上享匪
大趙梁侯戍之我之將甚誣亡以五存而後示可其皆然上享匪
夫武之為之子將甚誣亡以五存而後示可其皆然上享匪
臣耻會衛謂邦亡也道昏蔽明不民無能上宋也世後公子匪
也之諸石乎之夫削蔽明不民無能上宋也世後公子匪
其豹侯惡公司子而諸之執並威上宋也世後公子匪
臣云在羊直存投侯術而用則慈和罕師而主謂之不向將
恭者而是傳樂我之罪皆昭之驕和罕師而主謂之不向將
也恭不也曷喜德左莫兵文廢驕和罕師而主謂之不向將
晉也曰曰為之莫師大之德一則而此賞荒子及為曰馬
趙諸諸惡再謂大辭馬由也亂後諸曰樂展五賓伯性
武侯侯人言乎馬邑縱也聖可生安侯請以其稔榮有若
為不之之豹何又向無而人謀亂靖小免安後者其將

惠武四喻不子七垂當木曰隱范公言也盟其矣也固也乃
也請章闕足志從子君展可王哉祝之候對宋為也晉先盟不書其
印受趙况以志從子君展可王哉祝之候對宋為也晉先盟不書其
段其孟在當子君展以伯與曰能史德何夫向享不德向楚未
越章寡乎伯賦寵有爭宜歆陳信如對盟于言楚可乎先孟且晉
越子君非有草武子晉晉之人於對盟于言楚可乎先孟且晉
孟叔武人鵲趙請子盈伯宜鬼曰于言楚可乎先孟且晉
曰賦何之孟皆產遂也其神夫蒙子門子大乃盟曰晉者也
善野能所賁善以大楚叔泣向五辭家外亦趙楚侯歸主人楚
保蔓子聞趙哉卒叔二盟以君佐以木治不能為書小國之侯先
之越賦子曰之賦子鄭伯其為歸言問對客先國之侯先
主孟隘西牀主武石伯亦從享卿盟以於於也子晉固德之晉
吾趙黍言武觀孟孟魚也王國孟酉與有非也楚曰
望之曰之不也七曰于以子王魚曰宋之信戶歸久匹晉

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宋之盟舍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呂氏曰夷夏之分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宋嘉呂氏曰魯自僖
未嘗一跡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
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
不過陳蔡鄭從楚无他近楚之及申之會蠻夷之
國也今也曾宋皆均事楚矣
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
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
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
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

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魏至臯勉則晉及諸侯
而巳至郭陵則齊主盟矣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趙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秦肆夏由
先乃先楚始也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
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汪氏曰事之
以著其美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
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
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劉氏曰宋
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其說誤矣孫氏
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大夫夫諸侯也此
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
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
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急於出師是以偶有六
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襲帥師而非伯州犂之以則趙
孟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晉帥師而敗趙

可自也也羊耳罪宋向伯幾年年伯責冠况秉法之諸伏
遠同穀又之何宋其成之而宋宋亦也履會甲也於侯兵
何人梁豹說謂也春以幾成楚之成廬之盟苟今外伐亦
哉之之不非始○秋弭啓十為盟於陵常干求諸夷吳未
左私說氏也諸劉之兵於二年已嫌其氏戎國事來天賴
氏失亦乃稱侯且此與驅春秋諱而晉楚之爭後患趙長
違位非一諸侯者石乃秋國之而書侯為而伯盟常始於宋
命甚也事再見卒名耳左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不矣蔡許失位左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書且命失位左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族命失位左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之出季左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說尤氏例不諸未日必以是者惡也後
非而日之是以是者惡也後
也曰之是以是者惡也後

附錄

崔成有疾而廢之孤行生
偃與魚告弗廢之而曰宗
將殺之告弗廢之而曰宗
與偃是始父慶封曰夫宗
封曰偃是始父慶封曰夫宗
離薄也天子或將棄之彼
於使崔氏之厚也他日又
得遂見國人之朝九月庚
計之使盧蒲葵助帥甲以
之弗克使盧蒲葵助帥甲以
歸矣乃其妻縊縊人復命
當國矣乃其妻縊縊人復命
叔向曰楚遠縊縊人復命
敏子蕩之將知政矣後以
喪莊公之亂人召之遂來
如奔楚僕為質於野以民
政其命焉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月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也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譏乎歲在星紀而滯於玄枵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

丙靈王二十二年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二(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傳大雩也

附錄 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之盟故也燕伯杞伯胡于沈

晉乎重立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傳大雩也

左傳曰也高氏曰春無冰秋不旱此皆人

事所召而借侯禮自晉入于鄭伯乎人
附錄左傳曰蔡侯其歸自晉入于鄭伯乎人
延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大曰猶將過此也
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曰猶將過此也
將得死乎若不免由是者恒有子為禍也
濡而不死父僑間之如必其子為禍也

仲孫錫如晉

傳孟勞伯如晉告將
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曰蔡侯其歸自晉入于鄭伯乎人
君謂吾子姑還之曰宋之盟故如楚也
叔曰宋之盟故如楚也
鎮撫其寡君是使承天利而亦君之令而不
於下執事今封守事有使承天利而亦君之令而不
而君棄而封守事有使承天利而亦君之令而不
回將君是望故不唯命是聽魚非盟載之言必使

冬齊慶封來奔

關君德而執事有不命馬告子小國是懼不然而其何
之敢憚子而大執事有不命馬告子小國是懼不然而其何
脩其政德而復貪昧於諸侯以迷復其願欲子之得乎
易復其德而復貪昧於諸侯以迷復其願欲子之得乎
欲復其德而復貪昧於諸侯以迷復其願欲子之得乎
乎君其往也也送葬乃休吾歸快楚心楚謂迷復其願
能恤諸侯也也送葬乃休吾歸快楚心楚謂迷復其願
楚子皆將死也也送葬乃休吾歸快楚心楚謂迷復其願
帑周楚盟惡之口九棄其休吾歸快楚心楚謂迷復其願
從宋之盟惡之口九棄其休吾歸快楚心楚謂迷復其願
曰亦皆大之夫相先君適伯如吉於晉不為將朝于楚
小亦皆大之夫相先君適伯如吉於晉不為將朝于楚
小亦皆大之夫相先君適伯如吉於晉不為將朝于楚
刑則有五美有小人罪戾赦其過如失歸有是故惡作
其功宣不告後及小國不戾赦其過如失歸有是故惡作
炭請其幣以昭其禍所告弟其子孫皆昭禍馬之禍也
則重其幣以昭其禍所告弟其子孫皆昭禍馬之禍也
馬則重其幣以昭其禍所告弟其子孫皆昭禍馬之禍也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
于盧者以告而獨之故曰反盧數日國遷朝則子之使有寵也
得賊舍余王辟余獨反之曰反盧數日國遷朝則子之使有寵也
識曰宗不日雙何而反之曰反盧數日國遷朝則子之使有寵也
肉而公膳其日雙何而反之曰反盧數日國遷朝則子之使有寵也
仲曰警之以禽獸吾足用也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可也各子嬰之家曰衆禽獸吾足用也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禍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曰或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田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疾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慶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猶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在曰將人可慎守吾事君非言云又知無矣怒以皆斷使御者執寢之而先馬也
將事而不出我請止之矣而告我十告一之月乙亥常于太公之止有獲歸母封兆文曰

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盧止弗聽曰誰敢者
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之且盧止弗聽曰誰敢者
善以士皆釋甲東而氏飲酒且圍人至為優氏之
陳鮑子之徒介慶以之擊之子解其袖擊之於
後刺子之徒介慶以之擊之子解其袖擊之於
曰羣臣為壺君故也人而後擊之子解其袖擊之於
封歸遇弗克者陳須死遂公歸還服而如宮慶
伐內宮弗克者陳須死遂公歸還服而如宮慶
武子美澤孫可反陳莊請戰弗許遂來奔人必於季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莊見封之曰許遂來奔人必於季
為之訟茅鳴孫亦不食慶莊見封之曰許遂來奔人必於季
孫曰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矣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賞曰盧人富始謂之何殃公與之也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崔杼之也身何殃公與之也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亦大夫也身何殃公與之也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卿大夫也身何殃公與之也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大夫也身何殃公與之也其穆子舊子善服人富謂之
宋人以賂請萬於陳而醢之崔杼者不書殺杼以賊討也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之為饒寒不恤誰其始學後不如始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饒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始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

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宮氏曰此明閏月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

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定審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景王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

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

平三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却敖麋元年吳餘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注氏曰莊二十二年

春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二年

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十五年

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十五年

卒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
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
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
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不書楚外夷
猶之在夷狄則甚矣公也晉于楚者七月故詳而內
錄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故也昭公去
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昭公去
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民非公之有聖人
今襄公亦去其國同季孫亦叛於內居若之位攝君
之祭存與乾侯也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攝君
所復存與乾侯也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攝君
夫不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
可不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何氏曰襄公久在夷
公為楚所制故存錄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僖十
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
十二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
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正月公之行國之

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日必告而
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告於廟每日必告而
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持顯以
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
發此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禴夏四月送楚子
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杜氏曰方城南山季武
子取亦以自封國下縣魯使公治告曰聞守市者
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
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
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
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
遠顏咫尺見左傳僖食坐見於焚墻之意後漢書
昔堯祖之後舜仰慕三年坐而不以頃刻忘也
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焚墻而不以頃刻忘也

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
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
背其君者乎高氏曰君在齊晉多矣闕朝王之禮
見也今書公在楚則少矣但書公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公不駕君之臣義以奔天寅王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以不駕君之臣義以奔天寅王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朝正之楚子書公之義以奔天寅王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責季氏之時書公之義以奔天寅王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公在楚之時書公之義以奔天寅王之喪而乙未楚子昭卒
夷所侮夷伸中國夷諸侯相率而朝于楚也
屈故於歲首乃得歸楚外也
者每變也中國而特書此類是也
不朝釋于廟也
於此禮不當是
大湖臣攝行矣

附錄 左傳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
西門之外尹諸侯之大夫皆至 是謂不宣 必代之昌
子圖為令尹 鄭行 人子羽曰 是謂不宣 必代之昌
松拓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 公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 壘書追而
告之曰 聞守卞者將叛 臣帥徒以討之 既得之矣 敢
與公治 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 取卞公曰 欲之而
國誰敢遠 君公謂公治曰 吾固強乎 對曰 君實有
魚入榮成 伯賦式微 乃歸 五君公至自楚 治受公
邑於季氏 而終不入 馬曰 欺其君 何必使余 孫致其
臣曰 我死 必無他日 不見 則終不言 季氏及疾 孫其
我穀 梁氏喜之也 范氏曰 遠之蠻國 喜得全歸 此
致君之意 義也 范氏曰 遠之蠻國 喜得全歸 此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使伯
詩云王事靡盬不可違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閹音昏祭側界反

閹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閹以刀殺之公羊傳閹者何君子不刑人也刑人則
則易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閹門者寺也寺人近刑
人則輕死之也閹刑人非其人也閹門者寺也寺人近刑
不使無耻不齊於道也穀梁傳閹門者寺也寺人近刑
貴人非所刑也閹刑人非所刑也閹門者寺也寺人近刑
吳子餘祭仇之也閹殺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
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

其君賤也閹也盜殺祭侯申書殺閹書禮君不使無
耻不近刑人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

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
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

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
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弑之亦適怨之失也春秋所

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禍
過卒於巢餘祭於閹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

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饒而未及
是以前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
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饒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宋魚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為大夫之魚者貸宋魚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

也戊子毋家周人怨思焉王氏曰楊之水小序詩

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

也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也桓公之志不封國之權而得方伯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三耦公馱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
耦公馱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鄒鼓父黨叔為一
觀拜城杞氏曰謝城杞仲顏莊叔為一耦鄒鼓父黨叔為一
不拜城杞氏曰謝城杞仲顏莊叔為一耦鄒鼓父黨叔為一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溫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弗盡歸也晉悼
叔侯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弗盡歸也晉悼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猷以兼國多睦於晉得治
之杞魯猶可也而何有馬魯之於晉也職貢不睦於晉
杞子來盟

及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也
其用夷禮陳氏曰凡公來盟且先書
復稱伯來莫盟特稱子前乎未盟皆
舍君大夫莫爵於隱桓莊春秋之儀
文也注氏曰稱子自莊後十伯年惟
後終春秋稱伯義桓二伯來聘曰晉
出於此非前定之歸亦非因於盟誠
以要結之耳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
慎舉何子堪之禍必人

○吳季子使札來聘

吾其左吳吳始聘吳子君臣並見
其傳吳公子札來聘而見孫穆子
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
慎舉何子堪之禍必人

及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也
其用夷禮陳氏曰凡公來盟且先書
復稱伯來莫盟特稱子前乎未盟皆
舍君大夫莫爵於隱桓莊春秋之儀
文也注氏曰稱子自莊後十伯年惟
後終春秋稱伯義桓二伯來聘曰晉
出於此非前定之歸亦非因於盟誠
以要結之耳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
慎舉何子堪之禍必人

亂者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

札為之也不稱公子則札也壽夢欲立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

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

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

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

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

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

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

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

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

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

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史記周本紀太王三子長伯次虞仲少子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荆蠻以讓季歷鄭子美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

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

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命而受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
 之意也季子於此將安處而可哉况身之命塞而適父以
 長亂君有視社稷之命焉蓋自靖自獻以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聖賢在商有反覆三仁焉蓋自靖自獻以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孔子曰殷有三覆三仁焉蓋自靖自獻以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吾所屬有辭於三仁焉蓋自靖自獻以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國之所屬有辭於三仁焉蓋自靖自獻以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言曰非夫難僚與兄之命而相殘賊若秦人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聖人曰非夫難僚與兄之命而相殘賊若秦人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無異於春闕矣注曰君始未之難矣若秦人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張氏謂於春闕矣注曰君始未之難矣若秦人而後心無愧於先王比
 以稱名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比於賢者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有讓國之賢者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則謂季子為賢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或謂季子為賢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於三季子為賢而異稱族則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然書法
 喪又致國乎季子則考季子之已讓欲不待三子十之除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使祭為季歷則吳亂弭夷矣衰二則十五年諸樊卒
 之餘祭為季歷則吳亂弭夷矣衰二則十五年諸樊卒
 三賢者之法後安而致亂不弭夷矣衰二則十五年諸樊卒
 備曰者不稱法安而致亂不弭夷矣衰二則十五年諸樊卒
 氏以札許夷公杜於其來聘而示年光之亂也雖在
 而陳氏又遂以楚秦之使皆以梁未為成於國上公
 吳一聘而遂以楚秦之使皆以梁未為成於國上公
 札如椒術者皆非命大椒秦術之例者吳而後強也書
 山劉質夫復為貶詞而大椒秦術之例者吳而後強也書
 難已精無復他論光而大椒秦術之例者吳而後強也書
 弒僚在昭二七年而大椒秦術之例者吳而後強也書

比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蔓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
 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比燕從史文也襄陵許
氏以君放書也杜氏曰臣放大夫是魚君也
燕國出奔書也杜氏曰比燕姬姓召公奭之後燕

○冬仲孫羯如晉

如左傳冬孟孝伯

附錄

致高邑齊人立嬰為高師氏之圍盧高堅曰苟使高氏十月後寅
卯使公豎致盧而仲奔晉人鄭方惡而難則已何世
有也伯有孫黑如楚辭晉曰鄭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余也伯有將強使之也子皙怒將伐伯有難則已何世
之十有二月已鄭君夫盟於亂是紆然明曰政長亂
也其與禍幾何詩曰鄭君夫盟於亂是紆然明曰政長亂
之也與禍幾何詩曰鄭君夫盟於亂是紆然明曰政長亂
不馬往禪也日未善代之不三年而命也其紆然明曰政長亂
奪伯有則子位西世擇善而舉之則天禍鄭久矣其必

戊午 三十年

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晉平十五年齊景五衛襄公惡
元年蔡景四十九弑鄭簡二

十三曹武十二陳東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
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郊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遠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
固問焉不聽事猶懼不給命而免於戾焉與知政
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
以君行而楚之盟夷夏不聘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聘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非晉平趙武之盟夷夏不聘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赦新即位故使之責而何哉高氏曰公喻年在楚中
歷七十年餘年未嘗交聘今遠罷來聘之自楚至
吳楚皆不復來聘矣王氏曰楚至君蓋為恭也自是

國魚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廬

附錄

李氏曰楚聘魯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
知所成對曰吾得與否在此可知也
和矣乎對曰伯有修而復也子皙好也
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至好也
癸未晉悼夫與食與人積惡也至好也
美不子而往與食與人積惡也至好也
五甲子紀年臣於今三歲正甲子使胡
曰魯仲季會於郟成子承也走胡四年
及伐魯叔孫莊伯會於郟成子承也走
亥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十三年獲
則其屬也召之而謝不能由遂使武子
以武之罪也多謝不能由遂使武子
矣武之罪也多謝不能由遂使武子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才為遂使武子
是曾使趙孟以晉歸大夫諸伯瑕以武
論也

子聽而咨度焉有叔事之而後可師○保其四月已亥鄭
以伯及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般弒景侯
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
夷者所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
諸侯之義國中理之為楚所迫所同也
蔡自侯之與國會其於楚自來而復者
染於商臣之俗積習於楚自來而復者
有子禍去也○國積習於楚自來而復者
理之必也○國積習於楚自來而復者
棄父政乎又何公穀伯姬上無宋字說非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伯姬上無宋字說非也

夫之惡也

宵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
禪與禪竈晨會事焉伯有氏其門上生禱竈指之
其猶可乎於歲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在
曰猶旦其明終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在
皆出奔晉為任大夫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適晉
羽頡頏因之不可與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穀梁傳不言大
之盟故不可與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穀梁傳不言大

按在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
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
門弗勝死干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
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
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
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

冬十月葬蔡景公

之謀也 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 討賊之詞
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
亡身之罪又馬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而
不討賊又入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而
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以
謹而求所以明其身之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君子辭也穀梁傳 不日卒
而葬 葬者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傳 不日卒
也 葬者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傳 不日卒
殺中君諱曰夫既明書世子辭也說者以為殺父耻重為
附錄 左傳 楚子圖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
楚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文王之

體以禍其國無不
樣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儀父
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而歸於宋不書
其人君子曰信其不降而信乎澶淵之會卿不
信也夫諸侯之信上卿會而不信乎澶淵之會
可也如是詩曰文王不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夫書曰其人也
干澶淵宋災故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也公羊
宋災故者何此諸侯會于澶淵伯姬為宋災也諸
有言其者何此諸侯會于澶淵伯姬為宋災也諸
更宋之喪也死言所為何此諸侯會于澶淵伯姬
曷為使微者死言所為何此諸侯會于澶淵伯姬
憂諸侯也殺梁也傳會則不言其稱何爾財復為
宋災故也

君下有父
字

不言災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何人何也故災以
何救焉更宋之國所喪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
秋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
建之卿也程子曰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
國之卿既貶魯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

君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

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為之者也有

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汪氏曰蔡莊公甲午于齊于

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汪氏曰莊公二十五年

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

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則以哀死而致

遂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

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

君藏_レ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
 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
 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
 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
 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
 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
 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
 立而反書之也注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
 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戒其
 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

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
 大夫則知之矣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
 直著誅貶季氏陳義曰書宋災故起大亂乃是聖人
 天為會之意亦猶桓三年書宋災故起大亂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
 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劉氏曰會未有言
 其所為何者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所喪雖死會于澶淵凡
 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非喪雖死會于澶淵凡
 生其財復矣非之務也何言乎非喪雖死會于澶淵凡
 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其君而
 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下周其乏粟足以濟
 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
 者臣弑君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
 食則故孔子論天父如是信則夷狄矣雖去食
 變則曰請討之其察以始息愛人哉急大夫以智
 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急大夫以智

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祭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

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祭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祭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

夷八(鄭)未巳
未(宋)簡三年
二(平)二(年)王
三十四(曹)武景
三十四(秦)武景
三十五(陳)襄二(蔡)靈六(齊)景六(衛)
五(楚)邾敖三(吳)文

有三年而田豐而而漁也之死大何
田年指里卷已斃廬使又使以充曰
疇又之及豐子之井次辭太待馬若
子誦取其卷張豐有已如史其鄭口
產之我入奔怒卷伍位是命所書國
殖曰田馬晉退將大子三伯歸有
之我疇從子而祭人產乃石既之
子有而政產徵役田忠都策卿石安
產子伍一請其子馬儉鄙入拜太
而弟之年其用產弗者從章子史
死子孰輿里奔許而曰唯與下是
誰產殺人誦三晉子唯與下有以
其誨子誦之年子波君之用泰修
之我吾曰而波止之鮮而眾逐給
其取復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與我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之衣反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及冠其逐給因封人命既安

三十有一年

成馬事子(附)夫傳吾吾自復氏氏杞為者謂貴至災
非子伯善(錄)夫諱曰大君末不曰獨亦卿不詞災也聚
我產石相寵左之書與馬必何侯劉之得固乎廬宋謀非
有曰賂之多傳也亦魯有而再晉之質憂憂失之陵以之也
成無與國不鄭亦子通大譏書言不大夫諸諸之矣李氏
其在實邑小為皮也吾故足夫之侯侯夫而左曰失此失
人難子小也子子產政辭曰帥以國小誰而偃族大
乎皆太能事皮曰虎帥以國小誰而偃族大
何得叔事大國乃寬子聽誰而偃族大
愛其欲國皆其國子聽誰而偃族大
邑以皆其國子聽誰而偃族大
邑從其寬子聽誰而偃族大
將其國子聽誰而偃族大
馬事也產為政有子大
往而奚獨政有子大
子要獨政有子大
大其路有子大

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齊歸之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也立敬歸之弟則立之無則立子長年且是人也居喪而太古之有母弟則適嗣何謂不度之子且是人也鮮不為患不哀之感而有嘉容是謂不聽卒立之有童心若易衰衰之必為季氏憂武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若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

曰閉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

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孫氏曰子野衰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莖也

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莊氏曰不書葬未成君汪氏

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

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

亦不以致滅性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

已亥仲孫羯卒

左傳已亥孟孝伯卒王氏曰子攬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所矣能無從乎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

大夫送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
比公之乃去疾奔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
弒之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
親弒也故書國人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程子
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若密州之事是矣左
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
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
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
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
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
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

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
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
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或問左氏可信否
信其可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
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
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家八曰左
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
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犁比公虐國人使展
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楚文子
問焉曰延州何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
非故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嗣君乎甚德而度

德不失其度必此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
雖有吳國不立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楚宋之盟文子故出入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逆以勞辭文子故出入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也其無事而國之出入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之於政也如熱國之出入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美秀而文也公孫能而濯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之於族也班位公孫能而濯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謀於野則復謀於邑則否○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乘乃適野使國之謀於邑則否○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授子大野使國之謀於邑則否○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宮文子所使國之謀於邑則否○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然退謂子產曰○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夕其惡者則改之○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之忠善以損怨○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防聞之夕其惡者則改之○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使道川大如吾聞而藥之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吾子之信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類子之信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謂子之信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產曰少產未可知○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夫往而學焉○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人求利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使割子其傷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愛於子也○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盡言而子有美於鄭○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而後入使學錦鄭○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譬如田獵未御以政○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敗績如射御則思獲○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聞君之服知懼何服則思獲○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人君之服知懼何服則思獲○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曰子為我遠而慢○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不如其自請國而慢○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同如自請國而慢○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危亦如其自請國而慢○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言於鄭國○此君之月孫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曰詩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則令尹無曰善儀何無則對曰詩云不則威儀
惟上謂之畏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民畏謂之畏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其臣畏謂之畏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世臣有臣之威儀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保族宜家順是威儀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言君上之能守其官職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則而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儀也言朋友上下能相固也
王詩云不識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周書數文以
也云不識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周書數文以
謂之文王之功天謂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畏之文王之功天謂象之謂儀君對曰有威儀而
之至舍今為法可象聲氣也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可畏法德行可象聲氣也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大全二十八卷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昭公

昭公一 公名稠 襄公妾齊歸之子 夫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 薨于乾侯 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年

鄭

魯昭公二十八年 定公卒 獻公薨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齊

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无公佐立昭

晉

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
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
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

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
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
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
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一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
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

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
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
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項公結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
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
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
立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著立公卒子
郊公立是年奔齊著立之弟庚與立是
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
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
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九年楚圍弒郊敖而自立改名
靈王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
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

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
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
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
十七年僚弒闔閭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景王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
四年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

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郊敖四

末三年卒吳東

為則信也楚令尹圍請用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
不為患楚三月甲辰盟楚公子皮曰執此者前矣蔡穆子
人許之楚宮有前不亦曰假不楚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家曰寡君鄭行不亦曰假不楚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假之寡君鄭行不亦曰假不楚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子皆之欲皆誕也子揮曰羽曰當壁猶在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無憂乎齊國于吾曰齊子代二子當壁猶在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何成乎齊國于吾曰齊子代二子當壁猶在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左師曰大國令小國齊子代二子當壁猶在伯州曰此者前矣蔡穆子
是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而敬乎國子子曰叔孫曰小
而保世左師簡而禮樂王鄭字不敬乎國子子曰叔孫曰小
音招樂之齊也齊衛陳大夫鄭字不敬乎國子子曰叔孫曰小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弗害也夫鄭字不敬乎國子子曰叔孫曰小
所欲天必從之羊傳此陳侯之弟何也至乎言以知民物
其是為之謂公羊傳此陳侯之弟何也至乎言以知民物
子偃師大敗為公羊傳此陳侯之弟何也至乎言以知民物
是弒君也夫相殺稱人偃師此陳侯之弟何也至乎言以知民物
其罪惡甚焉然則曷為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其罪惡甚焉然則曷為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罪惡也敗絕然後罪惡見者不親者無將自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
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
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
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號彘宋之盟
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若曰狎主諸
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
人許之杜氏曰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軟故欲
也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
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杜氏曰楚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昭公二十六年
楚圍許
許之盟
晉人許之
楚人先軟
晉人先軟
趙武
杜氏曰楚

尤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王氏
曰經先夷武之分請讀宋加盟楚爭先是以而晉國也
秋後夷之分不請讀宋加盟楚爭先是以而晉國也
夷之有常分不請讀宋加盟楚爭先是以而晉國也
宙之夷也楚雖強而不得與夷對峙存於宇
屈於夷者也楚雖強而不得與夷對峙存於宇
不俾中外之暫也非其常也向安持弭兵之說趙武
合晉楚之國既成而楚比百於前也
顧芟夷之國既成而楚比百於前也
至是為烈中國謂讀舊書不軟血者楚再為夷而
不取與爭故長晉亦猶黃池之會吳子楚會而晉
以春秋不華是以楚先會也
春秋晉不華是以楚先會也
侯之晉皆居吳盟會也
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
而序於諸國大夫皆主盟會也
國無霸則實錄而中諸侯也
國無霸則實錄而中諸侯也

子圍帥諸侯又從大夫尋宋之盟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曰晉楚之戰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故云羊去招何弟以稱弟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以重書也且知何弟以稱弟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也又招以之罪已重何為復世子而不可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乎討非招以之罪已重何為復世子而不可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戒陳秋之招以之罪已重何為復世子而不可也夫知也夫知也夫知也
宣春之稱弟乃廬陵李氏曰不稱陳而遂移罪於其實
八年之稱弟乃廬陵李氏曰不稱陳而遂移罪於其實

三月取郟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諸侯之為會也
曰貨以蒲身子何受師是禍之也何諸侯之為會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諸侯之為會也
雖以惡也魯國何罪叔孫出季處有自來夫吾又誰怨

然則也賄弗與不巳召使若裂裳帛而與之曰帶信
縮矣趙孟聞之曰魯也謀雖有罪三若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
也圖國忘死貞也魯雖有罪三若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
命乃請諸楚曰魯也謀雖有罪三若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
不守所由來也其能是二者又患之所生不靖其能治難而
從之魯叔孫豹也其能是二者又患之所生不靖其能治難而
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美請免之望楚而歸之子會而
其封疆而樹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視遠
循不可壹於是乎虞侯有苗而著之制令有過則有刑引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又遂進御主齊盟其商可壹乎周
血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吳侯有苗而著之制令有過則有刑引
盟莒之疆事楚勿與害於諸侯無煩楚可亦許之乃免叔
善莫不競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稷可亦許之乃免叔
孫令尹孟謂叔向曰尹首章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稷可亦許之乃免叔
事畢尹孟謂叔向曰尹首章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稷可亦許之乃免叔
弱令尹孟謂叔向曰尹首章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稷可亦許之乃免叔
克弱令尹孟謂叔向曰尹首章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稷可亦許之乃免叔

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將
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道取之淫虐也
而聽也程子曰乘莒之亂
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
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
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曰氏
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

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曰鄆莒其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國取也然何不以不書莒或
詞因異也實莒魯爭為國者始誤矣注書取鄆法爾與十二年外事
諸及鄆實也非也魯常見於春秋孫皆與莒公羊云運者
內之邑也明何異而書法不亂程氏伐胡莒取鄆以專取之邑而
父伐邑故歸隱諱其詞然則何和猶公命也此亂而取之邑而
乎亦陳氏曰歸隱則父其詞然則何和猶公命也此亂而取之邑而
此亦陳氏曰歸隱則父其詞然則何和猶公命也此亂而取之邑而
不書伐而書然則父其詞然則何和猶公命也此亂而取之邑而
則收奪而已矣取云何和猶公命也此亂而取之邑而
附錄左傳夏四月子月趙孟孫禮終趙孟夫入于鄭
皮遂戒穆叔且告之曰幕夫趙孟所辭也又獻於子產不其敢
及享具五獻之乃豆於幕夫趙孟所辭也又獻於子產不其敢
武請於豕宰美乃豆於幕夫趙孟所辭也又獻於子產不其敢
叔賦鵲巢趙孟美乃豆於幕夫趙孟所辭也又獻於子產不其敢
繫太國省牆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繁賦野有死

可使之卒章趙孟賊常且曰夫吾兄弟北吾不復曰也
國類天子知免穆叔於定公勞飲趙孟於趙孟館於吾與子
曰美哉禹功使劉德遠侯夫罪也歸謂乎語王曰遠吾
冕而大庇不民乎對曰諸侯之長也劉孟歸謂乎語王曰遠吾
所儉偷老將加而謀夕何其也趙孟歸謂乎語王曰遠吾
怒民不叛何侯而齊於朝不復朝不復朝不復朝不復朝不復朝
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旦及日中吾知罪且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忍其內焉用之知罪且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賈而欲焉用之知罪且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之極曰雖惡其可乎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懼告子美雖惡其可乎魯日中何忍為國也天御不孫以事之且魯日
與犯請於子產孫楚是聘之去公孫出見之使疆委鄭徐禽焉
布幣而請出子南信美服使女擇非許之使疆委鄭徐禽焉
觀之曰子南信美服使女擇非許之使疆委鄭徐禽焉

順也適子南氏子晉怒既而秦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傷其妻告大夫知之我執戈逐之不知其有罪
也故傷大執子南而數之曰國曰直約幼賤有五皆
楚也乃執威今君在國尊其貴事其大節有女親
之所紀不為國也今君在國尊其貴事其大節有女
不尊貴也德政也子哲不事長也女嬖大夫而弗
罪也君曰余不幼而忍殺宥女以遠行勉其從兄無
私難也子叔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宗彼國政也非
於諸游有蔡圖夫豈不利則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
行而何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秦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此而歸已乎對公曰且之謂多矣若歸臣此吾能得
女叔齊以告公曰且之謂多矣若歸臣此吾能得
子必齊歸令圖令公曰且之謂多矣若歸臣此吾能得
過必齊歸令圖令公曰且之謂多矣若歸臣此吾能得
趙孟無道趙國未何如對曰選於無道趙孟立焉不
弗能斃也趙國未何如對曰選於無道趙孟立焉不
曰孟視之也趙國未何如對曰選於無道趙孟立焉不
秦無大夫死矣朝夕不穀及誰能待五之也鮮不
諸國而夫此何以其書仕諸晉也曷其與諸何而
侯之尊弟兄不其母弟故通其子謂之出奔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
公于景公母弟其母曰弗去懼選景氏曰數也桓
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景氏曰數也桓
戮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

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附錄

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倫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橋、公孫段、公孫段。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陸公孫黑，強。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之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謂之笑，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何？上平號曰大原，地名。從主，人任氏曰：大鹵，大原。夷狄曰：大鹵，從中國名。從主，人任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

王云云

封境而止也。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故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也。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我失華，母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辟公子鉏納去疾。召公子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曰：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陽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殺無與字。

左傳展與奔吳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

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

有國矣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

大也劉氏曰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

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

復讐是固無臣子之理也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

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叔孫昭子以立昭子昭子既立

也豈其掩義隱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

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魏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

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

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

以國氏惡崇亂也高氏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

欲執曾大夫是不以莒人為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

小侯之例固無疑矣獨展與曰此條莒去疾與齊

諸侯之與立此意似矣獨展與曰此條莒去疾與齊

行與莒糾方爭國故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

方入國糾方爭國故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

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見其以見絕之書亦係

不書莒何見其不書爵已足見其以見絕之書亦係

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矣義也若州吁無知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威明以大

麗與常儀靡奔齊君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與

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鄆田者何梁

莒疆之為言猶竟也竟則曷為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

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

取以不義得之亂而取之疆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何以不義得之亂而取之疆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氏曰取師之書帥師之疆也然魯固其禮則見其亂也
不意而取師之疆也然魯固其禮則見其亂也
美故遣卿帥師而疆之今欲固其禮則見其亂也
者所以又持其帥師而疆之今欲固其禮則見其亂也
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封疆不復人守之
聖人之特筆所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封疆不復人守之
曰聖人之特筆所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封疆不復人守之
也藉使君而不立棄人也夫若未謂君之子重於言也
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莒亂莒師也
屬莒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莒亂莒師也
何為乃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莒亂莒師也
畏莒哉

葬邾悼公

高氏曰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

甚國也皆至昭公而遠國如魯哀
附錄左傳晉侯有疾邾人欲弑之
也氏有子崇疾左傳晉侯有疾邾人欲弑之
主辰商人是因以相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
唐姜方震大以服事夏高星世實沈居于曠林不
邑屬諸參而蕃音其子孫已余命而有文曰虞將與之
唐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孫大及余命而有文曰虞將與之
是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孫大及余命而有文曰虞將與之
玄觀師則允格參神也昔金叔氏有故參為晉星障大
澤以師則允格參神也昔金叔氏有故參為晉星障大
其祀此今晉主汾而嘉身之矣由是觀之則宣黃實障大
也於此乎二晉主汾而嘉身之矣由是觀之則宣黃實障大
時於此乎二晉主汾而嘉身之矣由是觀之則宣黃實障大
也於此乎二晉主汾而嘉身之矣由是觀之則宣黃實障大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闕以夜以露其安身於心不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闕以夜以露其安身於心不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疆禦已甚詩曰不侮寡不與子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
子與子于莒辭曰不侮寡不與子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
唯命且臣與爵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游亦
忘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故疆為太宰游亦
如楚葬知故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太
多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未吾往
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
緝蒲為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蒲為王殿屋屏蔽
陳於前以自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
故不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注氏曰襄二十
書試

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
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
脩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
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
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注氏曰曾君
薨外諸侯沒則或卒或不卒注氏曰大夫書卒
或弑或不弑注氏曰外諸侯見弑皆書推鄭說厚
書或葬或不葬注氏曰外諸侯葬會皆書而
不討者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
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莒實弑而
書卒何歟杜氏曰楚人謂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

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
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
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
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
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
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
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
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
義微矣問圍弑却放而立春秋書卒而不書弑申
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茅堂胡
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

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一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
此聖人而能為春秋矣圍弑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則夫子明此義又申之與圍弑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公殺之楚出奔晉又申之與圍弑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封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憚何也蓋以圍弑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罪惡尤甚蓋以圍弑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絕其後誘蔡侯于陳申君之罪亦著矣淮夷
圍之聘于鄭未出竟聞策載不脩春秋之故也
弑秋新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陳氏曰臣弑君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也而其臣弑君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紀也從而臣弑君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圍之也從而臣弑君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齊慶封未弑也從而臣弑君者諱也書卒為張氏然則隱公放實弑也問疾逐以冠纓楚王

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繁然皆
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王氏曰
楚慶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
播於諸侯焉用之則慶篡弒之跡不可掩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
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趙孟適南陽將會孟于

附錄 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

辛景王二年 晉平十八 齊景八 衛襄四 蔡

酉五年 靈二 鄭簡二 十六 曹武十五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春 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章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
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武子節之卒章曰敢拜子之
弥纒敝色寡君有宣子武子賦節之卒章曰敢拜子之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節之卒章曰敢拜子之
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之詩宣子曰武子曰節之卒章曰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宣子曰武子曰節之卒章曰敢
謂之如子非保大家之主也唯見子雅召子尾曰夫見
也君子有信其夫多笑之矣自齊聘於前衛侯享之
北宮文子有賦其夫多笑之矣自齊聘於前衛侯享之
魯者九未嘗以其夫多笑之矣自齊聘於前衛侯享之
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
魯也

附錄 左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

陳無宇致少姜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

夏叔弓如晉

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命下臣未繼也
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辭曰寡君命下臣未繼也
弘矣敢辱郊使臣之請辭致館辱大館叔向曰子未繼也
好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也敢器也甲讓敬慎威儀以辭不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也敢器也甲讓敬慎威儀以辭不
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年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辭不
近德矣夫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弗及乘遽而馳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爾討也而爾爭室而亂二也無厭國不女專伐伯有
罪三也昆弟爭室而亂二也無厭國不女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稽首不辭曰有死罪三也昆弟爭室而亂二也無厭國不女專
朝請以印為終命也師也子產曰事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事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同氏之衢加木焉不速死司寇將

按左氏鄭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

孫楚爭室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

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

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逐縊

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

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

也劉氏曰稱國以殺伯也何惡乎累上伯也黑有罪其

有罪以累上言何惡也鄭伯也何惡乎累上伯也黑有罪其

徐君弗誅也乎亂也其放乎也何惡乎累上伯也黑有罪其

以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

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臣之禮扶上而抑下

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

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

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

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

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逐致服焉叔向言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大刑已頗何以為盟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君

得入惡季孫宿也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莊氏曰致少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

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

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

禮記曲禮夫禮者自卑而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

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

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

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人君動止

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

甲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

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

者處勝人之為國矣禮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

前可也巳至于河而見郤錡欲勿友將得巳乎曰

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欲郤而

不納夫何敢若曰故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

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謂少
姜之數於守適禮數如適夫人曰信也用是不逞寧
處跋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
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
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仇儂齊人請陳無宇
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
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
見左傳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
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河氏曰乃
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耻見距故諱使
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御

之耻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茅堂胡氏曰如晉而
見卻鮮亦可耻而非惡人之大也耻有甚於此者眾
矣是當復者也其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公節書有疾
則勢不當復者也其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公節書有疾
心而欲其君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而臣濟懼
惡莫大矣頭氏曰自是而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而臣濟懼
下之為君者無以自是而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而臣濟懼
孫氏曰公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
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
如晉至河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
餘皆議公數如晉見距三年之惡亦可見矣昭公
也昭公曰如晉見距三年之惡亦可見矣昭公
以昭公之自取屈辱而復不能以禮自疾明有疾而
注氏曰昭公之自取屈辱而復不能以禮自疾明有疾而
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
如晉親脩士弔之重不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
以晉親脩士弔之重不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
榮其為盟主抑未宣公之君大說夫人而取辱也晉
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吊晉人
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吊晉人

辭之及雍乃復則不至而唯吊其妾而且吊其臣矣春
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穀梁云昭公之取辱亦
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昭公之取辱亦
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廬陵李氏
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年十五年
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也次晉侯者二
十年也疾而復者一此年也為晉侯者二年
十八年有疾而復者一此年也為晉侯者二年
梁以晉為季氏許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誠如左
氏說胡氏之辭公未失也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徒
而強為非禮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徒
矣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徒
之行亦非也

春王正月
壬寅王崩
六年
三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曹武十六
秦景三十八
楚靈三
吳夷未五

附錄

見之梁丙曰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
侯三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為不煩諸侯令太叔
大夫事於闕而己無加命矣士大夫之送葬而足昭禮
命事於闕而己無加命矣士大夫之送葬而足昭禮
而數於守適唯懼獲命矣士大夫之送葬而足昭禮
齊必繼室今茲又將自賀不唯此少姜有寵而位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賀不唯此少姜有寵而位
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也然自今賀不唯此少姜有寵而位
矣諸侯求煩不獲二其極也今賀不唯此少姜有寵而位
人曰張趯有煩不獲二其極也今賀不唯此少姜有寵而位

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同盟
故書名

附錄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
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質幣以備內
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

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
始乎豹之邑也及無氏亡二宣宣子趙文子郤稱以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吾別縣不唯州誰獲自治之日自郤病之乃
三傳矣晉之曰吾不縣也唯州誰獲自治之日自郤病之乃
舍之為政趙獲曰余不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
言子也違義禍也弗知實難治而弗從禍莫大焉
言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治而弗從禍莫大焉
微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
為取之請之故其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禮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氏曰卿共
報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而嫁公孫蔓為少姜之有

尾來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
人日徵敝邑以七月鄭罕虎之如晉賀大夫之往則畏執
事其謂寡君而使虎布之外心其不故散則宋之盟則畏執
有寡君在楚何害有寡君盟也子其苟思對曰君若知
免於君實有君心何辱命馬君雖朝君夕矣苟於寡君
猜猶在晉也張廬曰使謂大將來日自今國子皮實歸也
楚猶在晉也張廬曰使謂大將來日自今國子皮實歸也
奠除先人孟曰吉賤而將無事吉庶幾馬尊
夫人大叔且孟曰吉賤而將無事吉庶幾馬尊
秋小邾子來朝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叔曰不可曹
滕二邾實不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叔曰不可曹
馬逆來者好也其所福也舊而敬逆之馬志曰能敬無災又曰
敬逆來者好也其所福也舊而敬逆之馬志曰能敬無災又曰
大國來聘者好也其所福也舊而敬逆之馬志曰能敬無災又曰
克有終靡不戒哉鮮朝非不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早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早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可嘆哉

冬天雨雹

杜氏曰記災張氏曰雷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欵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梁傳其曰北燕從中文也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知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脇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

馭作御

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七年見成公十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五代史漢隱帝乾

揚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儀輔政專權上厭為大臣所制左右嬖幸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邠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之於東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弑允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左傳襄公十四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宗氏曰所貢平國君者選賢按

附錄
能布在國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其近習間之亂也

齊公孫竈卒子馬竈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

癸景王四年 晉平二十 齊景十 衛襄六 蔡
亥七年 靈五 鄭簡二十八 曹武十七
陳哀三十一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
八 秦景二十九 楚靈三 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歲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黑性拒泰以享司寒其出之也皆與馬大棘矢命婦喪浴
用冰其出也將食肉之祿而啟之公始用人之取風出縣而畢
賦自命而婦至人藏老疾而無水受風壯而取風出縣而畢
傳之也周其用之隸人藏則夫無以風壯而取風出縣而畢
藏之也周其用之隸人藏則夫無以風壯而取風出縣而畢
天札今藏川池之雷出也編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而無霜雷厲疾不降春無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
戾氣曠電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宋氏曰
陰不入為雷極陰侵陽不入為電周之正月夏之十
氏爭權魯公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
專制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
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太變申豐
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

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

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
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電乎且豐之為
人奸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電災
歸之藏冰欲以誦媚強臣林檎災異此與張禹於
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

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
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雷霜電則
亦誣矣音著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電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
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

月連大雨電故前以時紀此以
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錄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殲楚盈而降之
罰也十一事見左傳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窟
於棘里而溢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
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
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
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
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
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
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
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
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

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
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
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
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
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
也故楚麋書卒不單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
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
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
馬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衆誅
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焉堂胡
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
卒六王三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其臣
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倫之滅傷
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麋書卒略其弑而不見

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是也慶封而曰有與弑其君之罪
者楚靈有諸也而非書諸人是以慶封而曰不執齊慶封亦
不得絕以討賊之而法書之計也齊慶封之辭也執有罪者
執之馬耳申之不與會夷之計也齊慶封之辭也執有罪者
伯至是執齊慶封合諸侯於陳殺蔡般也宋無會同者十日
而楚執齊慶封合諸侯於陳殺蔡般也宋無會同者十日
天下由是齊慶封合諸侯於陳殺蔡般也宋無會同者十日
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若曰侯也蔡般也齊慶封也
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侯也蔡般也齊慶封也
楚慶得竊討賊之名也
顧公慤作厲

遂滅賴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與觀從之
造於中軍王問諸叔蔡對曰成王從之遷許偃公如之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許偃公如之
欲遷許於賴使常與公觀王從之遷許偃公如之
字曰楚禍之賴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遷許偃公如之
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其因義而為利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襄陵許氏曰
也齊桓公遂之為義中國之諸侯以滅無罪之事也
慶也其桓公遂之為義中國之諸侯以滅無罪之事也
以誅也遂之為義中國之諸侯以滅無罪之事也
矣高氏曰夷狄之會國之諸侯以滅無罪之事也
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兵滅人左氏國之流毒如
舍之故誤耳
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縛

九月取郕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羊不撫郕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不撫郕叛而來故
之也滅之則其言取猶存今為魯所取也家氏曰前此
莒人滅郕取郕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也家氏曰前此
滅春魯書取郕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也家氏曰前此
來歸魯書取郕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也家氏曰前此
之則惡矣故取庸今魯取之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莒
郕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也楊士勛曰莒六年莒滅
莒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也楊士勛曰莒六年莒滅

實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

附錄

告子產曰何害局有利社稷也民死國人將之若曰其父死於
者不改其度何故能於人言吾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曰先禮亡乎君何恤於法於人言其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其先禮亡乎君何恤於法於人言其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將如先禮亡乎君何恤於法於人言其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禮如先禮亡乎君何恤於法於人言其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有心何先禮亡乎君何恤於法於人言其不遷矣暉度不吾聞為善
之役楚上衛亡偪而無法及曹滕其先制亡乎法於人言其不
水疆城以巢然尹射命於吳伐楚入棘而麻以於心偏而無
故不彊城以巢然尹射命於吳伐楚入棘而麻以於心偏而無
水疆城以巢然尹射命於吳伐楚入棘而麻以於心偏而無

冬十有一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勝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之夢天厭巴弗勝顧而見人皆召而無之故將
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

存吾宗必召女何如對曰願之入矣魯人召之
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對曰願之入矣魯人召之
曰余子長矣能奉維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聞其名號之曰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豎有龍長使怒為政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孟使盟於丘
疾焉曰盂鍾出命未際享大夫以鍾之既孟使盟於丘
孟鍾出命未際享大夫以鍾之既孟使盟於丘
弗謂出命未際享大夫以鍾之既孟使盟於丘
客怒將往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盟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之入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為疾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齊疾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見疾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癸丑使孫實績之而許矣公與諸外牛有豎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孫實績之而許矣公與諸外牛有豎不可不示與公御賓出使於公孫明唯皆召其徒使視之則所夢也
聘于季孫王曰然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不朝而

送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子為司徒實書名
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不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子固欲去之喪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則公若宰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
豹卒而中軍則公若宰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
室所謂利之無咎者歎

甲子八年五月平二十一日齊景十一(衛)襄

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

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未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
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日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

欲毀也故盟諸信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命於子而孫曰
帥士而哭之叔仲季禮而杜洩之群臣懼喪自朝魯禮
葬之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之群臣懼喪自朝魯禮
也既葬而為國政未改禮而杜洩之群臣懼喪自朝魯禮
厚則季氏薄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群臣懼喪自朝魯禮
國牛取東鄙三以攻諸大與南遺昭宮射之可遣乎南遺使
豎牛取東鄙三以攻諸大與南遺昭宮射之可遣乎南遺使
以救罪禍叔孫氏必速殺大與南遺昭宮射之可遣乎南遺使
昭諸塞罪禍叔孫氏必速殺大與南遺昭宮射之可遣乎南遺使
勞不罰之私怨勞不可也周於寧風之言曰練上齊孟仲之
也莊叔以私怨勞不可也周於寧風之言曰練上齊孟仲之
曰明夷行而歸易筮之遇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死明夷行而歸易筮之遇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下其夷為公也歸易筮之遇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三當鳥故謙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謙當鳥故謙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之動故曰謙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故曰良山故曰謙明夷三入之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勝勝將適雜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
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者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肩為不言三

按在氏舍中軍畢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盡征之內有父兄弟四品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弟四品
以父兄之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弟四品
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太
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而隨時獻公今舍中軍得七
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已而隨時獻公今舍中軍得七
分公室三軍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今舍中軍得七
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致
其乘足成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致
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
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貢而已無復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

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也此言
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也此言

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

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

年陽虎專季斯囚定事見左五年傳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亦能免乎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

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乾侯所為不在書曰舍中軍微

今叔孫之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茂公室以盟詛要之

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魯遂無人春秋

魯遂無人春秋

魯遂無人春秋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也
敵也苟得志焉無憾而莫對遠矜為司宮足大辱
晉亦何得志乎夫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有璋乎
其備何務行禮不耻求耻夫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
有以聖職大陪鼎入功設几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
好貨殖有陪鼎入功設几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
家之敗於卿大夫陪鼎入功設几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
晉不敗於卿大夫陪鼎入功設几不朝聘有珪璋而享規
而求親焉此既獲姻又禮重之睦是以鄂自無楚報
何誰其重焉此既獲姻又禮重之睦是以鄂自無楚報
圖之親重焉此既獲姻又禮重之睦是以鄂自無楚報
薦女君親之送事若上卿曰可耻也若召冠讐弗能報
其亦君親之送事若上卿曰可耻也若召冠讐弗能報
舒范鞅知盈羊舌然柰何及下趙成中欲求昏而
丙張駘輔盈羊舌然柰何及下趙成中欲求昏而
大夫韓須臾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趙成中欲求昏而
皆大夫韓須臾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趙成中欲求昏而
也皆大夫韓須臾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趙成中欲求昏而
因晉人若喪九縣長轂九百餘四縣遺守四千石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
之其茂不濟矣君將遺之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
未王曰不穀使群臣往遺之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
有叔向以不穀使群臣往遺之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
伯勞諸圍辭不取見禮而夫無辱厚其禮起反鄭
尾氏晏子驟見陳桓子問其鄭罕虎如齊娶於鄭
故對曰能用善人之陳桓子問其鄭罕虎如齊娶於鄭

夏莒牟夷以牟妻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
奔者不言私邑大夫累公邑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
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其地來也以其地來也以其地
知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地牟夷莒大夫
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其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
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

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注氏曰書以書奔為國以
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
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
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
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
邑是也何氏曰公邑君邑相邑私邑臣邑也義不可
曰卿會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晉未返而受莒
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晉未返而受莒
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庶其以地來奔季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以地來奔季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莒之叛人如楚還及方城今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今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懼不取入幾欲遂及方城今孫宿魯之盜也襄公二十一年公如魯
蓋置其君於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
得遂其君於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

注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
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
以叛君之心是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懇于晉晉侯欲止公范欬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
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問而以師討焉乃歸
公秋七月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諱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公羊傳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諸蚡泉也
梁傳狄人謂賁泉水名號從中而受年夷敗莒人
蚡泉魯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年夷敗莒人
不顧伯討君辱此書而罪之專可見矣高氏曰
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

蚡扶扮反公作潰穀作賁

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潰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乎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各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各秦者夷也其名何嫡之名也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各秦者夷也其名何嫡營稻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名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夷于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

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
慶封而富於其舊宗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入何也吳以朱方處齊
使也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以待命于雩婁禮也
之楚及子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赤會
行也子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赤會
知備一臧不稷是卜豈為一可以息師難易有備而可謂吉
矣且吳雖羸若早脩完其臣將以息師難易有備而可謂吉
敝邑馬震電憑怒震完其臣將以息師難易有備而可謂吉
奮馬好之使臣滋知龜兆告其死則無知也君若疾徐
而為守龜尚余亟使龜兆告其死則無知也君若疾徐
曰文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請行以觀王之怒也疾徐
子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將以擊鼓至子羅洳吳
之弟蹶由搗師楚人執之將以擊鼓至子羅洳吳
而為守龜尚余亟使龜兆告其死則無知也君若疾徐
曰文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請行以觀王之怒也疾徐
子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將以擊鼓至子羅洳吳
之弟蹶由搗師楚人執之將以擊鼓至子羅洳吳

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
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
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
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伯之
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
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
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顯頭之苗裔曰
翳舜賜姓嬴氏拓翳二子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徐
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
東方諸侯命徐子王之徐子處黃池東地方熾乃分
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
矢以為天子瑞楚後稱王史記楚世家為火正祝融生
乃稱偃王

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吳越
王時熊渠甚得江漢之間民和乃立二子為王吳越
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而
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而
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
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
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
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
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
謀之失也汪氏曰楚度乃蠻夷篡弒之以制吳者楚
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所以稱責蔡陳
許諸君之從夷也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
之始昭三十二年書於越敗吳于攜李哀元五年書
於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而越教訓
黃池之會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而越教訓
矣越惟此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
條書人

加以為驢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以下臣君之禮重其好貨
高氏曰謝前年取莒卒夷叛邑蓋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祀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將納亡人之
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奔衛於久矣華欲代之見於左師乃與寺人柳比從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於師左師曰夫也必亡維
斯城母俾其畏哉獨何有於師左師曰夫也必亡維

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也襄十七年人車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馬逐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
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闔寺殺世適座而父
子之恩絕公見左傳襄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
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
秦汪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
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
宦者五在六人與高及丞相胡亥曰天而立弟
是存亡義也高與李斯相不可強之乃廢兄而立弟
立胡亥為也高與李斯相不可強之乃廢兄而立弟
法峻刑誅罰日益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
關高懼弒二世於望夷宮立信恭顯十常侍以亡
漢書汪氏曰前漢書石顯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

楚遂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徐人救之令尹子房鍾獲師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高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得志於吳也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誅於吳也書遠罷師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吊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遠昭公非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昭昭公內見迫於疆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以求附於不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吊乎蓋四年公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燕將士匄相士鞅逆

諸侯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也燕將士匄相士鞅逆不納信未嘗有君矣民不貳吾君人納捷苗于却則書弗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日' and '日'.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二

丙景王七年 晉平二十三年 齊景十三年 衛襄

武二十一年 陳哀三十四年 杞平八年 鄭簡三十一年 曹

春王正月既葬平

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魏燕人行成曰敝也
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敝也
服而退侯以瑶鬯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婦
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成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

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為已之不得已
而劉氏獨以威強齊之胡氏平耳據此說而與宋辰構怨
魯挾石驅之暨合然注暨氏蓋平者齊說而於燕而與
仲侘義又曰按左氏重言暨氏蓋平者齊說而於燕而與
字之平趙子無異氏亦從之陳氏燕曰平不書必許惠
說也趙子無異氏亦從之陳氏燕曰平不書必許惠
下之大義也而後書齊侯伐之燕其室王而簡公不
齊以定也燕也而後書齊侯伐之燕其室王而簡公不
盈之叛人也納也靈公燕伯來齊首敗王而簡公不
典之平是也黨亂臣猶庶幾乎昭定而下大義納乎
罪齊書伐特筆也夫晉同圍齊景公莒暨而平盟于
于五氏皆特筆也夫晉同圍齊景公莒暨而平盟于
日例無德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
經例則暨齊而稱焉蓋不與齊也此說固善但推之
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孟與叔還孟之事蓋暨在氏下文
蓋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
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氏則謂濡而許與齊求之
之五年則兩得之矣蓋平之月則謂濡而許與齊求之
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

附錄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
華之宮納亡人以為國令尹其誰堪之及即芋尹無
王將飲酒無何王曰非君士食之毛諸侯正封而古諸
也封之酒無何王曰非君士食之毛諸侯正封而古諸
十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事上之濱莫非臣故王有
臣公僚臣大夫士臣故王有
今有司曰荒胡所執以於王宮將馬牛臣故王有
法之有司曰荒胡所執以於王宮將馬牛臣故王有
區之有司曰荒胡所執以於王宮將馬牛臣故王有
有司之有司曰荒胡所執以於王宮將馬牛臣故王有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之
天則紂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之
在矣王曰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位所於擇子燕族大執卿霄匹用為民而婦太懼卒將往
宣寘敝卿產之飲所其從我婦物鬼不圖也叔其國人帶刑書
子之邑遠子月酒馮政政先強精乎從說太叔其月益也書
為得亞從產罕無厚柄三君死多子也從叔曰政有孫立燕
子免大夫之君殺故而用矣公魂魄魄強人適之何為所良
產君夫也之羈魁師氏與為其抑諺曰子人爽魄既焉不說
之敏為其位罪臣苟奔子思不取精曰耳以至於神魄陽有信
也惠官罪人得容以宣有惡乎多爾之為子滌明陽有信不無
使大馬師以其罪以宣有惡乎多爾之為子滌明陽有信不無
從矣又獲罪以宣有惡乎多爾之為子滌明陽有信不無
夫求戾降死何問其師位還皮族三邑况匹夫魂能信
而占之何制也之位還皮族三邑况匹夫魂能信
外之制也之位還皮族三邑况匹夫魂能信

○此置而子懼產其任豐子亥克厲並有矣寡公長乃无
宣豐豐為不曰子其施祀郊極也群望宣賀子乎其已而曰何
人子氏氏政去古弗事歸之代于對望宣賀子乎其已而曰何
相宣也受而任人敢而賜田晉祀羽以加送公懼而傳諸賀對
驚子敢其可其有言不之於侯有晉其神之明為子黃大黃君
以為以討之其人其以聞於無日產其黃或者以政入其於
伯初為請吾人若祿父聞於無日產其黃或者以政入其於
有言宣子取州有是免場之大弗諸子獲公方之於何寢門三
曰病宣子取州有是免場之大弗諸子獲公方之於何寢門三
伯有之受之是免場之大弗諸子獲公方之於何寢門三
至以之是免場之大弗諸子獲公方之於何寢門三
矣易以告敵之言於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則原告敵之言於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皆縣晉邑於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走於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不樂晉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知大侯而獲縱施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所心以建庚吾將子德去為韓為昔何

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親而殺之惡也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馮寵稔惡而陳侯失

親親之道也且言骨肉相殘又訊陳侯失教也招

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

號令廢立自巳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

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狀在良殺偃師以致大

冠宗社覆音沒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

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陳侯信愛其

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

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

儀

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汪

曰隱七年傳書盟書帥而稱弟者罪其有冠其

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冠任之私也其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鬻之也陳氏曰哀

又屬其嬖子于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是

其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鬻之也

至其亂作躬受其禍而齊之權也襄陵許氏曰陳

注氏曰經書殺世子偃師交鬻之也襄陵許氏曰陳

申主宋平嬖也佐而殺生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

子匹亂國之禍也至本于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

故至亂弟我其國本而亡陳基怨造禍勢不兩

亡矣其罪得殺不又甚於晉獻朱平侯者軟故申

弟招自君以殺唯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與

世招而重舉國者偃師之非罪章明矣不曰殺夫其

陳執招於陳以見楚之滅陳託于討招而下書楚威

之本也敏

之變實亡陳

之變實亡陳

之變實亡陳

故留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何也留立於招庶也

秋蒐于紅

書蒐始此左傳秋蒐者何簡車徒也何禮以書蓋以艾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者何簡車徒也何禮以書蓋以艾書也
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習武事以爲裝流旁御
穀者不得入車中防塵馬侯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成射者去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射
不射於射宮射而中天子取三禽則得禽而射
習射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
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
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
人理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也舍中軍變

軍變蒐禮見兵時也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
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
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
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與之
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
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守食焉而動民也秋與之
君而奪之也未嘗先為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
吾見其反天特矣未之悟也至利矣走失其社稷以
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利矣走失其社稷以
死豈不哀哉茅堂胡氏曰昭公定之蒐皆不言公
在三家也陳氏曰蒐胡氏曰昭公定之蒐皆不言公
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不書必違之蒐皆不言公
而貢于公蒐于紅也華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
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馬爾是故桓莊之狩也
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耀武馬爾是故桓莊之狩也
非蒐地也况當旱歲乎公矣高氏曰蒐非秋事也
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王地亦根而不言大
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竟則其地亦廣矣四蒐

之子越殺陳孔奭

孫氏曰

左傳九月壬午子棄疾帥師伐陳以死之... 趙若曰使城穿封殺之... 及于津... 本行傳世及于... 楚卒陳懷義故楚先也... 暴虐師陳莫之較也覆人以和國至不仁宥人亂賊為至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憫公也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

不義又討其逆黨而掩其葬... 手其也... 舒也... 秋也... 惡也... 子也... 殺也... 優也... 魚也... 殺也... 而也... 淫也... 國也... 此也... 舒也... 同也... 推也... 權也... 度也... 審也... 矣也... 封也... 執也... 公也... 子也... 招也... 也... 李也... 誘也... 蔡也... 候也... 般也... 也... 書也... 法也... 皆也... 不也... 微也... 者也... 他也... 為也... 宥也... 招也... 子也... 孔也... 蓋也... 楚也... 懷也... 夷也... 徵也... 深也... 以也...

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
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
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
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
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
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
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
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
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
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
人還存抑國鄰國之陳如却鄰二國既為聖人所與楚

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
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其臣
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通鑑便陳作魏黃初曰漢建安二十五年
年之義存之耳不與楚通鑑便陳作魏黃初曰漢建安二十五年
速與魏太遠未亡通鑑便陳作魏黃初曰漢建安二十五年
一作災公穀皆為火按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
火事大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通
但穀梁以為天意存國曰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說本可通
羊穀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也公穀說本可通
附錄于絳未葬晉侯如齊逆女也公穀說本可通
公使尊于許之謂之疾酌飲酒樂膳宰屠君崩于戲陽賓
也辰在子卯謂之疾酌飲酒樂膳宰屠君崩于戲陽賓
弗聞而樂之卿謂之疾酌飲酒樂膳宰屠君崩于戲陽賓
將司明也服以不聰是為股肱宴或學何人舍業為司認
容今曰君之容非其物也禮以飲外嬖或學何人舍業為司認
飲也曰君之容非其物也禮以飲外嬖或學何人舍業為司認
臣實也曰君之容非其物也禮以飲外嬖或學何人舍業為司認
而初公欲廢二使荀氏而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矍如齊

獲俱縛反

左傳孟僖子如齊聘聘禮也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
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
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
居節時也其來久矣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未馬氏曰公內制于勤民也無圍備
大國無亂亡危辱此矣是傳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
日以荒也張氏曰其以昭公之有而見悟也逢君於
此耳不戒之娛而竊曰桓公四年安符于不悟也
築臺于即今復築郎囿非以為講武之處持以
築為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為魯君擁虛器而佐與
季氏之役其為

巴景王十年 晉平二十六卒 齊景十六

十四曹武一十三 陳成杞平四 宋平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于

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妖星馬
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
出吾是以訖之

夏齊樂施來奔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
氏桓子授甲而如斨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也蓋桓子曰彼雖不信
聞我受甲則必逐我及得其飲酒也蓋桓子曰彼雖不信
遂伐陳端委高氏于虎門之外得公陳鮑馬蓋桓子曰彼雖不信
平仲端委高氏于虎門之外得公陳鮑馬蓋桓子曰彼雖不信
助陳端委高氏于虎門之外得公陳鮑馬蓋桓子曰彼雖不信
曰君伐馬歸公召馬而用之入公庚辰戰于黑以靈姑歸乎
率吉諸斷三國尺馬而用之入公庚辰戰于黑以靈姑歸乎
又敗諸莊國尺馬而用之入公庚辰戰于黑以靈姑歸乎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桓子必敗諸鹿門不讓德之疆未奔陳
義利之公也而請老于莒子桓子亦召子孫而私其邑而捷而
從者之衣履而請老于莒子桓子亦召子孫而私其邑而捷而
亦如之與孫之天子無祿者私分之邑而捷而私其邑而捷而
祿凡公之與孫之天子無祿者私分之邑而捷而私其邑而捷而
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之施也桓公之捷而私其邑而捷而
公與桓子曰莒之旁邑強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陳始
大高氏曰莒之旁邑強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陳始
艱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罪大夫美不書高氏曰
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罪大夫美不書高氏曰
公羊以為晉通聘而受其奔亡之罪大夫美不書高氏曰
晉有栾氏而誤爾見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

伐莒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鼓中
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
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王氏曰經書三卿
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
乃臨事所置之師頃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
有征伐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行經皆揚實並書伐
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行經皆揚實並書伐

三十卷

疾于公宮華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
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不及之乎詩曰慎也喪夫先
不自棄德曠宗以謂其廬不亦害乎平公曰不自喪夫先
五年有後梁其是之謂乎廬承任公隨夷義重公在位二十
宋澶州于親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
除祝柯鬪齊無之盟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邾熾于位將至則去之此葬又有龍社氏曰無冬闕文○汪氏曰何休謂昭公取吳孟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拒公四年七月宋公卒而脫冬之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况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景王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午四年
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靈十四陳城四平五宋元
本佐元年秦襄六趙靈十吳夷未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左傳景王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將有之蔡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在承常弗過也矣楚子申召蔡靈侯及大梁蔡復楚在承常弗過也信唯蔡於感今蔡幣重而靈侯言往蔡我大夫曰無往蔡而無不可三月丙申楚幣重而靈侯言往蔡我大夫曰無往蔡而無以名絕之為已殺之刑其士而饗蔡侯也申如無往蔡而何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設梁傳何為

千申

矣又柯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
而又挾欺毀信重幣其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
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
鞅以是給徒亥魏將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
軍既不相拒鞅遺印書曰吾始與魏公相與飲而
國將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印以不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伏甲襲秦昭王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會武關面
楚約結盟秦昭王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
相約結盟秦昭王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
王至則閉關遂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
與西至咸陽遂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
者十九聖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
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
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

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宋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
降李光弼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世思明為范陽
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世思明為范陽
恩及憲宋之給王舟通鑑元和十四年
其黨憲宋之給王舟通鑑元和十四年
恐州刺史相繼身中乃用曹華為沂州刺史使除其
開州刺史相繼身中乃用曹華為沂州刺史使除其
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許圖沂卒日發所在成其
之司馬公曰楚子度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
況為天子之惡誘匹夫誘乎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曰般君父之誘匹夫誘乎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夫以利其國之外託討罪而殺之逆當其聲討其
倡大義於天下而乃誘小國之逆當其聲討其
國蔡侯之罪自今乃誘小國之逆當其聲討其
不能諫止又帥師不容蔡此不待楚而絕而巳其
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楚而絕而巳其
之賊也故春秋書何罪曲直當楚而絕而巳其
在滅蔡也故春秋書何罪曲直當楚而絕而巳其
見其罪同又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闕蔡者般

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陳氏曰諸侯之罪非威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假大夫義以號于天下也曷為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蔡是謂討賊于天殺中國之君大夫蔡侯於楚見陳者如卽子戎蠻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大夫蔡侯於楚見陳而卽父無訂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爾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莊氏曰胡女歸姓汪氏曰襄三下
一年左傳敬歸之姊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大蒐于比蒲

左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其曰大蒐越禮也高氏曰大云者借天子之制也強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蒐見三家蓋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王氏箋義曰蒐于紅大夫子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劉氏曰何以書訊而大蒐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非禮也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今也蒐不為輟是強家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之將早蒐以其同在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禮記曾子問子夏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
其利者吾弗知也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
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
曰服武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
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
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來寨五代史
道鼓譟而入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
高平五代史東漢世家太祖駕崩請兵于契丹契丹以
宗親征與是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

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經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
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反浸祥公作浸羊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禚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好禮也泉丘人
有女夢以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盟
其僚無子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而講
鬼禮仲孫矍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雖美高氏曰始也盟而進是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盟句釋是吾大夫使與君盟自是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志必欲滅邾而後魯魯晉
豈可信和江氏曰自和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納庶
霸之力溲翠祝柯兩執和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
其界我之奔和受城統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庶
齊晉既陸襄二十八年和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
其利者吾弗知也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
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
曰服武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
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
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五代史
有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勳即王位梁夾寨兵聞晉
道鼓譟而入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
高平五代史東漢世家頭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
萬助曼曼自將兵三萬趨路州世宗
宗親征與曼戰于高平漢兵敗績若此者君行為
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

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莊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
經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
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侵子篤反又上林反浸祥公作曼羊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侵祥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脩好禮也泉丘人
有女夢以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盟
反自侵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至氏曰季孫當昭公於喪而講
菟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雖美高氏曰始也盟而進是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盟句釋是吾大夫與君盟自是會盟魯之臣有喪而講
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魯已此盟
豈可信邪江氏曰自邾執子齊靈屢致兵於魯魯晉
霸之力溲翠祝柯兩執邾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庶
其界我之奔翠祝柯兩執邾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庶
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

也之葬是以此盟侵祥以脩好也○趙氏曰左氏云社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畏之時而稱得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左師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言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
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
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
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瓜父請蔡于楚弗許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
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
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莊氏曰不

救果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
略而不序者謀伐蔡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
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
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
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
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
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
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
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
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
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

怨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
天下之兵畏中國不敢放造使請命示此易助也厥楚益
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注
氏曰春秋則中國大夫會厥愬於楚師圍蔡之後
滅蔡之強并弱春秋之失救也故厥愬之大夫非
夫恃強并弱春秋之失救也故厥愬之大夫非
蔡不待強并弱春秋之失救也故厥愬之大夫非
也故于絕而罪惡見臣弑君之愬大夫非常之變
不能討賊必待罪惡見臣弑君之愬大夫非常之變
附錄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
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朝有若定會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會朝之言必聞于朝有若定會所以昭事序也
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道容貌也言以命事於會
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不道容貌而言不昭矣不道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待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
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忘君也君無感
容不頽親也歸者何昭君不頽親能無卑乎殆其失
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君不頽親能無卑乎殆其失

有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威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
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乎王必悔之公
其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防也其子何君之靈公不
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防也其子何君之靈公不
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防也其子何君之靈
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何也防柰何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陳氏曰未
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
也嘗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
曰執蔡世子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
有以歸用之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
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
立乎其位孫氏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公殺國
也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
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世子亦不成
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
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
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

之道得矣陳氏曰世子猶世也繼也靈公弑其
辭也非其人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師圍之
能服於楚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
楚苦於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疆域之
四月子圍而十一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疆域之
蔡本中國之怒其師乃背中國也用之者
滅其國也今蔡侯既為夷所誘而殺之必以夷
則夷國其補於蔡又為夷所誘而殺之必以夷
人君而殺之甚聖人之喪而萬世之君其
也乃所以道之罪甚聖人之喪而萬世之君其
敢救致夷之罪甚聖人之喪而萬世之君其
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春於此也然則向
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善國多矣
圍書執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善國多矣
也汪氏曰申無字以傷中其國之微而記之善國多矣
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內有已狼狽

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
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納臣之頓子不言奔奔且
內弗受也衛侯入衛世不納言納納頓子內弗受之辭也
言納者北燕伯欽衛世不納言納頓子內弗受之辭也
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陽者公曠子陽生也非也公羊
國寶書豈悉如此殘缺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
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毀乃曰不忍也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
產則使辟之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朝而崩弗
子產曰諸侯之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朝而崩弗
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自悼之方與以國反正遂息
諸侯之賢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為春秋
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任高氏曰公始以卿
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

附錄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之役苦人懇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之子愁遂如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晉也故辭公之子愁遂如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美雖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孫氏而魯受莒之禮已不立
邑人執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受莒之禮已不立
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伸欵
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欵

附錄 左傳 晉侯享諸侯 許之禮也 鄭伯辭於享 請免 中行穆子相投壺 晉侯先師中 穆子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 如坻 寡君如陵 寡人固此 與君代興 亦中之 伯瑕 謂穆子曰 子如 寡人固此 與君代興 亦中之 伯瑕 中 衛也 齊君弱 吾君歸 不來 美矣 穆子壺 何馬 其帥 強 禦卒 乘競 勸今 猶古也 齊將 何事 公孫 沒越 進日 日 矣 以齊侯 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 六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 三月而葬 東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 楚子謂成虎 若敖之餘也 遂殺之 或謂成虎 於 楚子成虎 知之 而不能 行善 曰 楚殺其大夫 故以 龍也 冢氏曰 庚以 猜忌 信諛 殺無罪 之大夫 故以 龍

書上之辭

附錄

左傳 晉荀吳 為會 齊師 者 假道 於 鮮虞 遂入 原 伯綏 而 立 公 子 跪 尋 絞 奔 郊 冬 十 月 壬 申 朔 歸 與 周 逐 絞 而 立 公 子 跪 尋 絞 奔 郊 冬 十 月 壬 申 朔 歸 與 周 弟 過 而 將 去 成 立 景 公 之 族 成 景 之 族 簡 公 無 子 立 其 人 申 殺 其 悼 公 而 立 景 公 之 族 成 景 之 族 簡 公 無 子 立 其 人 變 綽 王 孫 沒 劉 州 鳩 陰 忌 老 陽 子 酉 殺 獻 太 子 之 丙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季恚出奔齊

左傳 季平子 立 而 不 禮 於 南 崩 南 崩 謂 子 仲 吾 出 季 氏 而 歸 其 室 於 公 子 更 其 位 我 以 費 為 公 臣 子 仲 許 昭 子 南 蒯 語 叔 仲 穆 子 且 告 之 故 季 悼 子 之 卒 也 叔 孫 子 欲 備 二 家 謂 平 子 曰 三 命 踰 父 兄 非 禮 也 平 子 曰 仲

恚 公作整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馬諸侯其畏我乎對曰君君王哉尹路謂曰君王命
也又加之為鍼秘敢請命如響國視之析父謂子華曰摩
刺圭以須王望也吾與王言矣是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厲國以須王望也吾與王言矣是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吾與王言矣是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立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心
必有車徹馬跡焉昔穆王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心
其是能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父作祈招之詩也若問遠焉
無醉飽之德音思我王度武如王式能如其詩曰民之招之
克以靈王若難仲尼曰古也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
哉國也楚人疾吳如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
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

○晉伐鮮虞

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程子曰晉
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哉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
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援固可罪也
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
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
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
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
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
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
罪也故以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
夷書之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
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

扶
集解
美音

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其怒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
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
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
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
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
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者
其實不沒之也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且
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師
本非他國之邑也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師
圍之見家臣之強也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
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師也大夫非魯之師
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大夫非魯之
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劉氏曰使周之王必無

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
諸侯必無替天子其大失道諸侯雖大國孰敢
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
謀此以叛名謂其不誅也事有本未法有積正
得此以叛名謂其不誅也事有本未法有積正
五圍棘者復汶陽田而棘曰經書帥圍內邑者
即若家臣強而陽以邑叛也復本國也圍費而
攻他國之邑者復汶陽田而棘曰經書帥圍內邑者
之叛而書之邑者復汶陽田而棘曰經書帥圍內邑者
也故曰治人不如復舊邑者幾不能正已以取
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

谿(穀)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
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

而車後除王御且楚然依上違而遣而蔡公在作然成戮... 無下者王御且楚然依上違而遣而蔡公在作然成戮... 無下者王御且楚然依上違而遣而蔡公在作然成戮...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言...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言...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言...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 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 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

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
 慶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慶縊于棘園則
 比未嘗一日北面事慶為之臣慶又弒立固非比
 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慶何也曰凡去國出奔
 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
 不以為君則公子縛於衛是也公二十七年若去
 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禮記曲禮注君
 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卿大夫結怨往來相赴告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
 里不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
 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音祿固楚之亡公子也
 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

比一作此

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慶非
 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慶明於君臣之義也
資中黃氏曰比立時靈王未死使靈王若得復國則比自是首惡無疑或曰慶弒如
 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
 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
 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
 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
 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
 魯叔躬不亦善乎不然身居冷尹都貴戚之卿為
 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脇於勢而忘其守
 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

帝為弑君父之賊而未滅也
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殺公作弑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曰余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至國矣每夜駭曰驚使來成然若早自圖至矣
怒如木火君大馬驚將為謀矣
實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國實人皆殺囚為衣之疾而流名曰熊居而葬之
舉職召尹觀從王封陳尹復遷邑致羣臣先舍諸民章有罪
使致鄭尹請命曰諸子躬將命且君致以擊之曰擊之
弗致臣未聞命既復諸道問將命且君致以擊之曰擊之
對曰臣未聞命既復諸道問將命且君致以擊之曰擊之
告命子也他年也
命子也他年也
命子也他年也

歸而初余尚得天下不吉
璧於群而無餘
康王與巴之靈王封陳尹復遷邑致羣臣先舍諸民章有罪
楚人再拜皆厭韓宣子歸而無餘
對曰其危哉子干曰歸而無餘
同好誰與同惡曰歸而無餘
民而無主二也
達者無謂終無也
而無謀為君終無也
國者不棄疾乎君無怨心
隱者私欲不棄疾乎君無怨心
亂必私欲不棄疾乎君無怨心
子也寵貴四也
則于遠之官則也
則于遠之官則也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叔牙不亦無對曰齊桓衛姬之也宣子曰齊桓晉文叔牙不亦無對曰齊桓衛善齊肅不藏賄賂不從君文公狐季姬有先大夫有寵於國不亦宜乎我十先君七年文公狐季姬有先大夫有寵於國不亦宜乎

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故不為棄疾之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伐比而非討之也

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

其位雖微傳

其事著矣

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趙氏曰棄疾假立為君國
 如君故亦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張氏曰棄疾子比殺
 其兄此亦殺為司馬則君臣之分未定而矣及棄疾比殺
 已為不棄疾為君之利不能效死於立定而矣伏首殺
 比乃貪夫未正而未可以稱殺之於中伏首殺殺
 之也若夫未正而未可以稱殺之於中伏首殺殺
 惡之罪相夫未正而未可以稱殺之於中伏首殺殺
 稱公以兩下相殺之罪相夫未正而未可以稱殺之於中伏首殺殺
 之也若夫未正而未可以稱殺之於中伏首殺殺
 位而魯立比墮以疾之謀殺以深罪棄疾也高氏曰比復
 君之魯立比墮以疾之謀殺以深罪棄疾也高氏曰比復
 疾改之魯立比墮以疾之謀殺以深罪棄疾也高氏曰比復
 其曰楚公棄疾殺公於首比向靈王之殺之宜稱人為棄
 之也則疑是以齊舍書禁人殺耳非則也春疾疑於石借
 此則疑是以齊舍書禁人殺耳非則也春疾疑於石借
 雅則疑是以齊舍書禁人殺耳非則也春疾疑於石借
 矣廬陵李氏曰比若宮弒君則可也春疾疑於石借
 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異於楚國若實君比則不書人不
 則棄疾異於石時雍廬不書異於楚國若實君比則不書人不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於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汪氏曰公羊作
猶書曰殺安有書公于某弒公于某之文哉

左傳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即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于良水道不可示威乃並
 徵會于吳秋晉侯會吳于平丘於南甲車四道不乘羊舌
 乃遂七月丙寅治兵於平丘子甲車四道不乘羊舌子攝
 司馬遂合諸侯行于平丘子甲車四道不乘羊舌子攝
 產以會幕九張侯于平丘子甲車四道不乘羊舌子攝
 馬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向求貨於衛侯晉未敢者損
 衛人使屠伯饋之叔向羹與一叔向求貨於衛侯晉未敢者損
 携貳况衛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異志芻蕘者賸貨無
 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異志芻蕘者賸貨無

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在客陳
之未退而禁之注氏曰劉于獻公正卿士平立
縣南長垣

按在氏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
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
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
方是時楚人恭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
及魏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
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
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音士以德脩國政其臣
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

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
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
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
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
苟成而不憂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
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固之築
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強亂持
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張氏曰晉平主盟內惑於
建宮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麥盡召諸侯而肆為
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
去徒洽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不知大勢已
去之會所以益壞霸業也陳氏曰晉之諸侯不自強
主盟自重立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

盟子產爭承而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周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列尊貢重周
之命無弗給也取以無藝小國有闕以待存亡之制也
今矣自中日中以爭于昏晉人許之既盟亡子大制將
之不暇何暇討其可瀆乎何國之為程子多門曰楚棄
故立盟以自懼之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程子多門曰楚棄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注旆氏曰建立
旆也壬申復旆諸侯畏之注旆氏曰旆軍將戰則旆諸
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
可畏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
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

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
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注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
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楚棄
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
盟書同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
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
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注氏曰劉氏
與滅繼絕推其美殆與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皆
會盟同地而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
非常之昭末嘗有懿德美乎立過矣盟雖衰世之
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
矣有束牲不軟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
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

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
 齊儀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
 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
 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
 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本也魯是以為善乎詞繁
 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晉曰自
 志楚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愉苟安無復自強之
 出幾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覆亡而不敢
 復為會于平丘楚羸如病疴之齊人強自
 支柱晉人之見兵盟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受鄙甚矣人治兵知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可鄙甚矣人治兵知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譏晉人當以兵盟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書再譏也當以兵盟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討楚平弒也當以兵盟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同

盟於此何所為哉雖然楚人自是入寇而中國
 為之少安亦由大夫至此也○廬陵李氏曰晉自重
 乘楚之亂中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
 是善其因楚不難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
 為善其因楚不難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
 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氏則又幸晉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罪諸侯之不能崇晉亦是一說

公不與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
 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程子曰晉罪公不
 使與盟雖欲辱公幸然得不
 與同盟之罪實為幸地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之國會于平丘
 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

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禮記曲
諸侯曰：天子自稱於中國，同喘夷狄篡立之主，而
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
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
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
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眾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
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
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
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
牽訓之用大矣。魯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魯人能

言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後世，故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
聽知宮之詐，而辱公，使不得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同體當同心，而力以攘夷，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言不妄，訴與衆，公以攘夷，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而訖會，召陵非所以宗諸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是訖會，召陵非所以宗諸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會晉自不出，其不與，在公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云豈其獨能違衆，不與，在公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從之，與惟春秋違衆，不與，在公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謂春與揭，公於不與，盟以與，推教梁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於魯非也。沙隨之盟，則諸侯不與，公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之魯與盟，不肯與，盟則諸侯不與，公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曰魯昭不與盟，不肯與，盟則諸侯不與，公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廬陵李氏曰：程子盟則諸侯不與，公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公梁以平與於同，善盟之罪，實為幸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穀梁以平與於同，善盟之罪，實為幸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以梁以平與於同，善盟之罪，實為幸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公梁以平與於同，善盟之罪，實為幸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胡氏不肯與，盟則諸侯不與，公可也。此而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
相對為由，直之辭，不見說，亦不通，至陳氏則以沙隨之例，不見與公與

平立之公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詞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同而陳氏說亦精
見事理胡氏則全無賤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
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
平立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
又分曲直也如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
則書法兩通矣此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蒙之使狄人
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
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漱從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
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
魯疆鄆十年伐莒取鄭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
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非伯討乎晉

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
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
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
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
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鄭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
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汪氏曰謂魯故之以
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
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
也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
汨於私欲但知以霸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
卿專權而此辱魯君而季孫得道其討由晉之諸
強家故也

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始所固也高氏曰楚靈不
 二君名者素非諸侯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於
 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思於
 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而復之也二國陳列聖
 已以說中國春秋非夷狄得成而復之也
 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戒於楚度而諸侯不能救復
 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
 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戒國
 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
 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
 則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以抑強制
 在夷狄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制
 而存中國也臨川吳氏曰楚度滅陳蔡而并其未

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
 也故其復國也書國者書也書不當有國之君歸
 國然突赤桓之存亡國者書春秋雖不有國故不
 王不沒其救患之存亡國者書春秋雖不有國故
 猶不祀也楚度滅陳蔡而并其未
 城以擅權而專封亦不其言自楚過而繼春秋之
 予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過而繼春秋之
 蔡興復馬爾公穀以為二國之復楚出於平丘之
 能與厥怒之爾公穀以為二國之復楚出於平丘之
 侯夫既入于楚大夫諸侯不與兵伐楚而遷陳蔡
 地既入于楚大夫諸侯不與兵伐楚而遷陳蔡
 耶資中黃氏曰二君歸為告之詞復之則
 楚則其歸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為告之
 功則其歸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為告之
 鄭氏于此條不稱復歸於舊例與不復也皆通
 胡氏同此條不稱復歸於舊例與不復也皆通
 例不夫既不稱復歸於舊例與不復也皆通
 絕何得反不書復乎穀之例不復也皆通
 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復也皆通
 得言復歸其說似可通不復也皆通

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君欲武子之季孫曰昔鮒
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於
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
禮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
泣歸鮒獲罪於晉君自歸
平鮒也聞諸吏將為子則
懼先歸惠伯待子則

